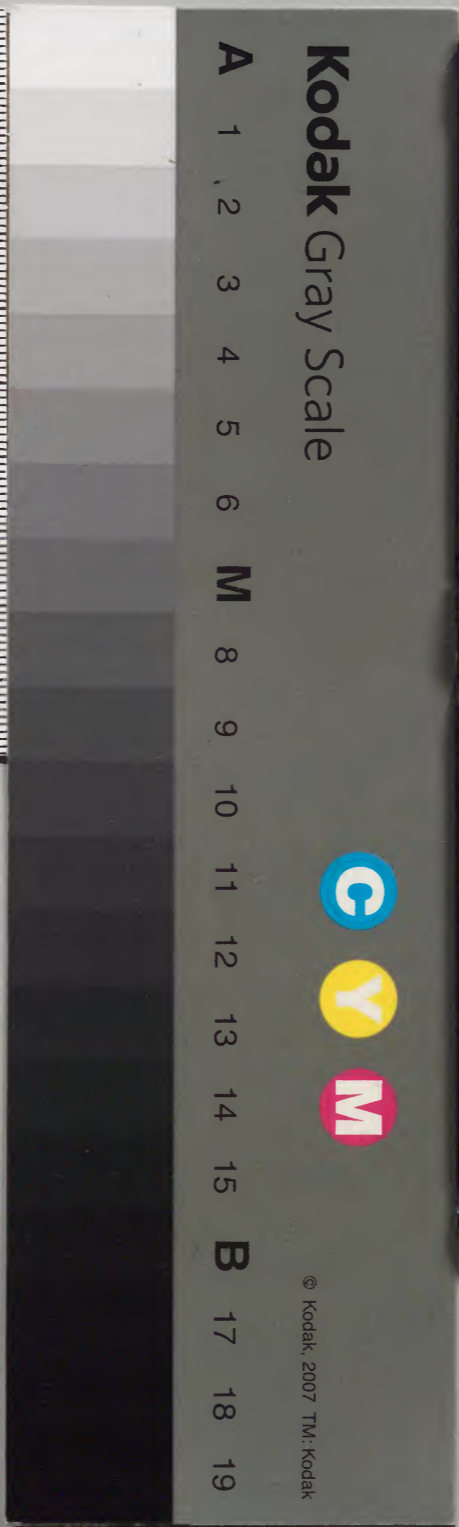


三國志

內閣文庫			
三	二	漢	
八	一	書	
函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三	二	漢	
八	一	書	
函	〇		
架	冊	號	類

內閣文庫			
番號	漢	2130	
冊數	240 (59)		
函號	282	2	



魏書十

荀彧荀攸賈詡傳第十

淺草文庫

荀彧字文若潁川潁陰人也祖父淑字季和朗陵令當漢順相之

間知名當世有子八人號曰八龍彧父緄濟南相叔父爽司空
王暢李膺皆以為師為朗陵侯相號稱神君 張璠漢紀曰淑博學有高行與李
膺李膺字志方善拔李昭於小吏友黃叔度於幼童以賢良方正徵對策譏切梁氏出袖朗陵侯
相李膺字志方膺字倫視靖肅說爽肅勇爽字慈明幼好學年十二通春秋論語耽思經典不應徵命
積千數司董奉秉政復徵爽爽欲遁去吏持之急詔下郡即拜平原相行至宛陵又追拜光祿勳
視事三日後拜司空爽起自布衣九十五日而至三公淑舊居西豪里縣令宛康曰昔高陽氏有
里為高陽里請字叔慈亦有至德名幾亞爽隱居終身 皇甫謐逸士傳或問許
中常侍

或年少時南陽何顯異之曰王佐才也

典畧曰

唐衛欲以女妻汝南傅公明公明不娶轉以與或或父緄慕衡勢為或娶之或為論者所譏 臣松
之案漢 託云唐衛以桓帝延熹七年死計或年始二歲則或婚之日衛之沒久矣慕勢之言
為不然也臣松之又以為緄八龍之一必非苟得者也將有過而然何云慕勢故昔鄭忽以違齊
致譏衛生以桓霍見美致譏在於失援見美嘉其慮遠並無交至之害故得各全其志耳至于闢
賢用事凶恣屏氣左惶唐衛殺生在口故于時諺云左廻天唐獨坐言威權莫二也順之則六親
以安忤違則六親立至斯譏以存易亡蒙恥期全之日昔蔣詡姻于王氏無損清高之操緄之此
傷乎
永漢元年舉孝廉拜守宮令董卓之亂求出補吏除亢父令

遂棄官歸謂父老曰潁川四戰之地也天下有變常為兵衝宜亟
去之無久留鄉人多懷土猶豫會冀州牧同郡韓馥遣騎迎之莫
有隨者或獨將宗族至冀州而袁紹已奪馥位待或以上賓之禮
或弟誼及同郡辛評郭圖皆為紹所任或度紹終不能成大事時
太祖為奮武將軍在東郡初平二年或去紹從太祖太祖大悅曰
吾之子房也以為司馬時年二十九是時董卓威陵天下太祖以
問或或曰卓暴虐已甚必以亂終無能為也卓遣李傕等出關東
所過虜略至潁川陳留而還鄉人留者多見殺略明年太祖領兗
州牧後為鎮東將軍或常以司馬從興平元年太祖征陶謙任或
留事會張邈陳宮以兗州反潛迎呂布布既至邈乃使劉翊告或
曰呂將軍來助曹使君擊陶謙宜亟供其軍食眾疑惑或知邈為
亂即勒兵設備馳召東郡太守夏侯惇而兗州諸城皆應布矣時

太祖悉軍攻謙留守兵少而督將大吏多與邈宮通謀惇至其
誅謀叛者數十人眾乃定豫州刺史郭貢帥眾數萬來至城下或
言與呂布同謀眾甚懼貢求見或或將往惇等曰君一州鎮也往
必危不可或曰貢與邈等分非數結也今來遠計必未定及其未
定說之縱不為用可使中立若先疑之彼將怒而成計貢見或無
懼意謂鄆城未易攻遂引兵去又與程昱計使說范東阿卒全三
城以待太祖太祖自徐州還擊布濮陽布東走二年夏太祖軍乘
氏大饑人相食陶謙死太祖欲遂取徐州還乃定布或曰昔高祖
保關中光武據河內皆深根固本以制天下進足以勝敵退足以
堅守故雖有困敗而終濟大業將軍本以兗州首事平山東之難
百姓無不歸心悅服且河濟天下之要地也今雖殘壞猶易以自
保是亦將軍之關中河內也不可以不先定今以破李封薛蘭若

分兵東擊陳宮宮必不敢西顧以其閒勒兵收熟麥約食畜穀一舉而布可破也破布然後南結揚州共討袁術以臨淮泗若舍布而東多留兵則不足用少留兵則民皆保城不得樵採布乘虛寇暴民心益危唯鄆城范衛可全其餘非已之有是無兖州也若徐州不定將軍當安所歸乎且陶謙雖死徐州未易亡也彼懲往年之敗將懼而結親相為表裏今東方皆以收麥必堅壁清野以待將軍將軍攻之不拔略之無獲不出十日則十萬之眾未戰而自困耳

臣松之以為于時徐州未平兖州又叛而云十萬之眾雖是抑前討徐州威罰

實行曹瞞傳云自京師遭董卓之亂人民流移東出多依彭城間遇太祖至坑殺男女數萬口於泗水水為不流陶謙帥其眾軍武原太祖不得進引軍從泗南攻取慮睢陵夏丘諸縣皆屠之雞犬亦盡

其子弟念父兄之恥必人自為守無降心就能破之尚不可有也夫事固有棄此取彼者以大易小可也以安易危可也權一時之勢不患本之不固可也今三者莫利願將軍熟慮之

太祖乃止大收麥復與布戰分兵平諸縣布敗走兖州遂平建安元年太祖擊破黃巾漢獻帝自河東還洛陽太祖議奉迎都許或

以山東未平韓暹楊奉新將天子到洛陽北連張楊未可卒制或勸太祖曰昔高祖東伐為義帝編素而天下歸心自天子播越將軍首唱義兵徒以山東擾亂未能遠赴關石然猶分遣將帥蒙險通使雖禦難于外乃心無不在王室是將軍匡天下之素志也今車駕旋軫義士有存本之思百姓感舊而增哀誠因此時奉主上以從民望大順也秉至公以服雄傑大略也扶弘義以致英俊大德也天下雖有逆節必不能為累明矣韓暹楊奉其敢為害若不時定四方生心後雖慮之無及太祖遂至洛陽奉迎天子都許天

拜太祖大將軍進或為漢侍中守尚書令常居中持重

典畧曰或折節下士

坐不累席其在臺閣不以私欲撓意或有羣從一人才行實薄或謂或以君當事不可不以某為議郎邪或笑曰官者所以表才也若如來言眾人其謂我何邪其持心平正皆類此

太

祖雖征伐在外軍國事皆與或籌焉

典畧曰或為人偉美又平原禰衡傳曰衡字正平建安初自荆州北游許都恃才

傲逸賦否過差見不如已者不與語人皆以是憎之唯少府孔融高貴其才上書薦之曰淑質貞亮英才卓犖初涉藝文升堂視與目所一見輒誦於口耳所暫聞不忘於心性與道合思若有神弘羊心計安世默識以衡準之誠不足怪衡時年二十四是時許都雖新建尚饒人士衡嘗書一刺懷之字漫滅而無所適或問之曰何不從陳長文司馬伯達乎衡曰卿欲使我從屠沽兒輩也又問曰當今許中誰最可者衡曰大兄有孔文舉小兒有楊德祖又問曹公荀令君趙雲皆足蓋世乎衡稱曹公不甚多又見荀有儀容趙有腹尺因答曰文若可借面弔喪雅長可使臨廚請客其意以為荀但有貌道健啖肉也於是眾人皆切齒衡知眾不悅將南還荆州裝束臨發眾人為祖道先設供帳於城南白共相誡曰衡數不遜今因其後到以不起報之及衡至眾人皆坐不起衡乃號跳大哭眾人問其故衡曰行屍棺之間能不悲乎衡南見劉表表甚禮之將軍黃祖也夏口祖子射與衡善隨到夏口祖嘉其才每在坐席有異賓介使與衡談後衡驕蹇答祖言併優饒言祖以為罵已也大怒顧佐伯捉頭出左右遂扶以去拉而殺之臣松之以本傳不稱或容親故載典畧與衡傳以見之又潘勗為或碑文稱或瓌姿奇表飛衡文士傳曰孔融數薦衡於太祖欲與相見而衡疾惡之意常憤懣因狂疾不肯往而數有言論太祖聞其名圖欲辱之乃錄為鼓吏後至八月朝入宴賓客並會時鼓吏擊鼓過皆當脫其故服易著新衣次衡擊為漁陽參過容態不常音節殊妙坐上賓客聽之莫不慷慨過不易衣吏呵之衡乃高太祖前以次脫衣裸身而立徐徐乃著冠帽單復擊鼓參過而顏色不怍太祖大笑告四生曰本欲辱衡衡反辱孤至今有魚陽參過自衡造也融深責數衡并宣太祖意欲令與太祖相見衡許之曰當為卿往至十月朝融先見太祖說衡欲求見至日晏衡著布單衣疏中履坐太祖營門外以杖撞地數罵太祖太祖勅外殿急具精馬二匹并騎一人謂融曰爾衡擊子乃敢爾孤殺之無異於雀鼠顧此人數有虛名遠近所聞今日殺之人將謂孤不能容今送與劉表視卒當何如乃令騎以衡置馬上兩騎扶送至南陽傅子曰衡辯於言而短於論見荆州牧劉表表曰所以自結於表者其至表悅之以為上賓衡稱表之美盈口而論表左右不廢繩墨於是左右因形而譖之曰衡驕將軍之仁西

伯不過也唯以為不能斷終不濟者必由此也是言實指表智短而非衡所言也表不詳

問或誰能代卿為我謀者或言荀攸鍾繇先是或言策謀士進戲

志才志才卒又進郭嘉太祖以或為知人諸所進達皆稱職唯嚴

象為揚州韋康為涼州後敗亡

二輔決錄曰象字文則京兆人少聰博有膽智以督軍御史中丞詣揚州討袁術會術病卒因以為揚州刺史建安五年為孫策廬江太守李術所殺時年二十八象同郡趙岐作三輔決錄恐時人不盡其意故隱其書唯以下象康字元將亦京兆人孔融與康父瑞書曰前日元將來淵才亮茂雅度弘毅偉世之器也昨日仲將又來懿雅貞實文愷篤誠係家之主也不意雙珠近出老蚌其珍貴之端從涼州牧徵為大僕康代為涼州刺史時人榮之後為馬超所圍堅守歷時救軍不至遂為超所殺仲將名誕見劉邵傳自太祖之迎天子也袁紹內懷不服紹既并河朔天

丁畏其彊太祖方東憂呂布南拒張繡而繡敗太祖軍於宛紹益

驕與太祖書其辭悖慢太祖大怒出入動靜變於常眾皆謂以失

利於張繡故也鍾繇以問或或曰公之聰明必不追咎往事殆有

他慮則見太祖問之太祖乃以紹書示或或曰今將討不義而力不

敵何如或曰古之成敗者誠有其才雖弱必彊苟非其人雖彊易

弱劉項之存亡足以觀矣今與公爭天下者唯袁紹爾紹貌外寬而內忌任人而疑其心公明達不拘唯才所宜此度勝也紹遲重少決失在後機公能斷大事應變無方此謀勝也紹御軍寬緩法令不立士卒雖衆其實難用公法令既明賞罰必行士卒雖寡皆爭致死此武勝也紹憑世資從容飾智以收名譽故士之寡能好問者多歸之公以至仁待人推誠心不爲虛美行已謹儉而與有功者無所恡惜故天下忠正效實之士咸願爲用此德勝也夫以四勝輔天子扶義征伐誰敢不從紹之彊其何能爲太祖悅或曰不先取呂布河北亦未易圖也太祖曰然吾所惑者又恐紹侵擾關中亂羌胡南誘蜀漢是我獨以充豫抗天下六分之五也爲將奈何或曰關中將帥以十數莫能相一唯韓遂馬超最彊彼見山東方爭必各擁衆自保今若撫以恩德遣使連和相持雖不能久

安比公安定山東足以不動鍾繇可屬以西事則公無憂矣二年太祖旣破張繡東禽呂布定徐州遂與袁紹相拒孔融謂或曰紹地廣兵彊田豐許攸智計之士也爲之謀審配逢紀盡忠之臣也任其事顏良文醜勇冠三軍統其兵殆難克乎或曰紹兵雖多而法不整田豐剛而犯上許攸貪而不治審配專而無謀逢紀果而自用此二人留知後事若攸家犯其法必不能縱也不縱攸必爲變顏良文醜一夫之勇耳可一戰而禽也五年與紹連戰太祖係官渡紹圍之太祖軍糧方盡書與或議欲還許以引紹或曰今軍食雖少未若楚漢在滎陽成臯間也是時劉項莫肯先退先退者勢屈也分以十分居一之衆畫地而守之扼其喉而不得進已半年矣情見勢竭必將有變此用奇之時不可失也太祖乃住遂以奇兵襲紹別屯斬其將淳于瓊等紹退走審配以許攸家不法收

其妻子攸怒叛紹顏良文醜臨陣授首田豐以諫見誅皆如或所
策六年太祖就穀東平之安民糧少不足與河北相支欲因紹新
破以其間擊討劉表或曰今紹敗其眾離心宜乘其困遂定之而
背究豫遠師江漢若紹收其餘燼承虛以出人後則公事去矣太
祖復次于河上紹病死太祖渡河擊紹子譚尚而高幹郭援侵畧
河東關右震動鍾繇帥馬騰等擊破之語在繇傳八年太祖錄或
前後功表封或為萬歲亭侯或別傳載太祖表曰臣聞慮為功首謀為賞本野績
不越廟堂職多不輪國勳是故曲阜之錫不後營丘
蕭何之上先於平陽珍策重計古今所尚侍中守尚書令或積德累行少長無悔遭世紛擾漢忠
念治臣自始舉義兵周游征伐與或勳力同心左右王畧發言授策無施不效或之功業臣由以
濟用披浮雲顯光日月陛下幸許或左右機近忠恪祇順如履薄冰研精極銳以撫庶事天下之
定或之功也宜享高爵以彰元勳或固辭無野戰之勞不進太祖表太祖或書曰與君共事已
來立朝廷君之相為匡弼君之相為舉人君之相為建計君之相為密謀亦以多矣夫功未必皆野戰也願君勿讓或乃受九年太祖拔鄴領冀
州牧或說太祖宜復古置九州則冀州所制者廣大天下服矣太
祖將從之或言曰若是則冀州當得河東馮翊扶風西河幽并之

地所奪者眾前日公破袁尚禽審配海內震駭必人人自恐不得
保其土地守其兵眾也今使分屬冀州將皆動心且人多說關右
諸將以閉關之計今聞此以為必以次見奪一旦生變雖有善守
者轉相脅為非則袁尚得寬其死而袁譚懷貳劉表遂保江漢之
間天下未易圖也願公急引兵先定河北然後修復舊京南臨荆
州責貢之不入則天下咸知公意人人自安天下大定乃議古制
此社稷長久之利也太祖遂寢九州議是時荀攸常為謀主或兄
衍以監軍校尉守鄴都督河北事太祖之征袁尚也高幹密遣兵
謀襲鄴衍逆覺盡誅之以功封列侯荀氏家傳曰衍字休若或弟三兄或弟四
兄諱字友若事見袁紹傳陳羣與孔融論
汝穎人物羣曰荀文若公達休若友若仲豫當今並無對衍子紹位至太僕紹子融字伯雅與王
弼鍾會俱知名為洛陽令參大將軍軍事與弼會論易老義傳於世謀子閔字仲茂為太子文學
掾時有甲乙疑論閔與鍾繇子朗袁演議各不同文帝與繇書曰袁王國士更為唇齒荀閔勁悍
往來鏡師真君侯之勳敵左右之深憂也終黃門侍郎閔從孫輝字景文太子中庶子亦知名與
賈充共定音律又作易集解仲豫名悅明陵長儉之少子或從父兄也張璠漢紀稱悅清虛沈
靜善於著述建安初為祕書監侍中被詔刪漢書作漢紀三十篇因事以明臧否致有典要其書

天行太祖以女妻或長子暉後稱安陽公主或及攸竝貴重皆謙沖

節儉祿賜散之宗族知舊家無餘財十二年復增或邑千戶合二

千戶或別傳曰太祖又表曰昔袁紹侵入邲旬戰於官渡時兵少糧盡圖欲還許書與或議或

不聽臣建宜任之便恢進討之規更起臣心易其愚慮遂摧大逆覆取其眾此或觀勝敗

之機畧不世出也及紹破敗臣糧亦盡以為河北未易圖也欲南討劉表或復止臣陳其得失臣

用反旆遂奔凶族克平四州向使臣退於官渡紹必鼓行而前有傾覆之形無克捷之勢後若南

征委棄兗豫利既難要將失本據或之二策以亡為存以禍致福謀殊功異臣所不及也是以先

帝貴指蹤之功薄博獲之賞古人尚帷幄之規下攻拔之捷前所賞錄未副或魏魏之勲乞重平

議騎其戶邑或深辭讓太祖報之曰君之策謀非但所表二事前後謙沖欲慕魯連先生乎此聖

人達節者所不貴也昔介子推有言竊人之財猶為之盜况君密謀安眾光顯於孤者以百數乎

以二事相還而復辭之何取謙亮之多邪太祖欲

表或為三公或使苟攸深讓至于十數太祖乃止

太祖將伐劉表問或策安出或

曰今華夏已平南土知困矣可顯出宛葉而間行輕進以掩其不

意太祖遂行會表病死太祖直趨宛葉如或計表子琮以州逆降

十七年董昭等謂太祖宜進爵國公九錫備物以彰殊勲密以諮

或或以為太祖本興義兵以匡朝寧國秉忠貞之誠守退讓之實

君子愛人以德不宜如此太祖由是心不能平曾征孫權表請或

勞軍于譙因輒留或以侍中光祿大夫持節參丞相軍事太祖軍

至濡須或疾留壽春以憂薨時年五十諡曰敬侯明年太祖遂為

魏公矣魏氏春秋曰太祖饋或食發之乃空器也於是飲藥而卒咸熙二年贈或太尉

征役草創制度多所興復或嘗言於太祖曰昔舜分命禹稷契皋陶以撥庶績教化征伐幼時而

用及高祖之初金華方殷猶舉民能善教訓者叔孫通習禮儀於戎旅之間世祖有投戈講藝息

馬論道之事君子無終食之間違仁今公外定武功內興文學使千戈戢戢人道流行國難方弭

六禮俱治此姬旦率周之所以速平也既立德立功而又兼立言誠仲尼述作之意顯制度於當

時揚名於後世豈不盛哉若須武事畢而後制作以脩治化於事未竣宜集天下大才通儒考論

六經刊定傳記存古今之學除其煩重以一聖真並降禮學漸敦教化則王道兩濟或從容與太

論論治道如此之類甚眾太祖常嘉納之或德行周備非正道不用心名重天下莫不以為儀表

今君者也前後所舉者命世大才邠邑則荀攸鍾繇陳羣海內則司馬宣王及引致當世知名稱

言也太祖曰此豈小事而吾忘之或又驚曰誠未語公邪昔公在官渡與袁紹相持恐增內顧之
念故不言爾太祖曰官渡事後何以不言或無對謝闕而已太祖以此恨或而外舍容之故世莫
得知至董昭建立魏公之議或意不同欲言之於太祖及肅擊書猶軍飲饗禮畢或留請問太祖
知或欲言封事揖而遣之或遂不得言或卒於壽春壽春亡者皆孫權言太祖使或殺伏后或後不
從故自殺權以露布於蜀劉備聞之曰老賊不死禍亂不已臣松之案獻帝春秋云或欲發伏
后事而求使至鄴而方誣太祖云昔已嘗言言既無徵或託以官渡之虞使仰之間辭情頓屈雖
在庸人猶不至此何以玷累賢哲哉凡諸云云皆出自鄙俚可謂以善濟之言而厚誣君子者矣袁曉虛周之類以最為甚邪子暉嗣侯官至虎賁

中郎將初文帝與平原侯植竝有擬論文帝曲禮事或及或卒暉

又與植善而與夏侯尚不穆文帝深恨暉暉早卒子翽翼以

外甥故猶寵待暉弟侯御史中丞侯弟詵大將軍從事中郎皆知

名早卒荀氏家傳曰暉字長倩侯字叔術詵字曼倩侯子寓字景伯世語曰寓少助詵弟

顛咸熙中為司空晉陽秋曰顛字景倩幼為姊夫陳羣所異博學洽聞意思慎密司馬

騎侍郎顛佐命晉室位至太尉封臨淮康公嘗難鍾會易無互體見稱於世顛弟祭字奉侍何劭
為祭傳曰祭字奉侍祭諸兄以備術論議而祭獨好言道常以為子貢稱夫子之言性與天道
不可得聞然則六籍難存固聖人之難也祭兄侯難曰易亦云聖人立象以盡意繫辭焉以盡言
則微言胡為不可得而聞見哉祭答曰蓋理之微者非物象之所舉也今稱立象以盡意此非通
于意外者也繫辭焉以盡言此非言于繫表者也斯則象外之意繫表之言固蘊而不出矣及當
時能言者不能屈也又論父或不如從兄或或立德高整軌儀以訓物而或不治外形慎密自居

而已矣以此言善彼諸兄怒而不能迴也太和初到京邑與傅嘏談嘏善名理而祭尚玄遠宗致

雖同舍卒時或有格而不相得意裴徽通彼我之懷為二家騎驛頃之祭與嘏善夏侯玄亦親常

謂或玄曰子等在世塗間功名必勝我但識劣我耳或難曰能盛功名者識也天下孰有本不足

而未有餘者邪祭曰功名者志局之所獎也然則志局自一物耳固非識之所獨濟也我以能使

上等為貴然未必齊子等所為也祭常以婦人者才智不足論自宜以色為主驃騎將軍曹洪女

石美色祭於是娉焉容服帷帳甚麗專房歡宴歷年後婦病亡未殯傅嘏往嗔祭祭不哭而神傷

嘏問曰婦人色也位茂為難了之娶也遺才而好色此自易遇今何哀之甚祭曰佳人難再得願

逝者不能領國之色然木可謂之易遇痛悼不能已歲餘亦亡時年十九祭簡賈不能與常

人交接所交皆一時俊傑至葬久赴者裁暉子翽嗣為散騎常侍進爵廣陽鄉

十餘人皆同時知名士也哭之感動路人侯年三十薨子顛嗣

荀氏家傳曰顛字溫伯為羽林右監早卒顛子崧字景猷晉陽秋

大開府儀同三司崧子美字令則清和有才尚公王少歷顯位年二十八為北中郎將徐亮二州

刺史假節都督徐亮二州諸軍事在任十年遇疾解職卒於家追贈驃騎將軍美孫伯子今御

史中也冀官六王中領軍薨諡曰貞侯追贈驃騎將軍子愷嗣冀妻司

馬景王文王之妹也二王皆與親善咸熙中開建五等冀以著勲

前朝改封愷南頓子荀氏家傳曰愷晉武帝時為侍中子寶晉紀曰武帝使侍中荀

如初孫盛曰遣旬勗其餘語時同臣松之案和嶠為侍中荀愷亡沒久矣荀勗位亞台司不與

府弟悝護軍將軍
追贈車騎大將軍

荀攸字公達或從子也祖父曇廣陵太守

荀氏家傳曰曇字元智兄昱字伯修張璠漢紀稱昱曇並傑俊有殊

才思與李膺王暢杜密等號為八俊位至

沛相攸父彞州從事彞於或為從祖兄弟攸少孤及曇卒故吏張權求守曇墓

攸年十三疑之謂叔父衢曰此吏有非常之色殆將有姦衢寤乃

推問果殺人亡命由是異之

魏書曰攸年七八歲衢嘗醉誤傷攸耳而攸出入遊戲常避護不欲令衢見衢後聞之乃驚其夙習如此

荀氏家傳曰衢子祈字伯康與族父情俱著名祈與孔融論肉刑情與

孔融論聖人優劣並在融集祈位至濟陰太守情後徵有道至丞相祭酒何進秉政徵海

內名士攸等二十餘人攸到拜黃門侍郎董卓之亂關東兵起卓

徙都長安攸與議郎鄭泰何顓侍中种輯越騎校尉伍瓊等謀曰

董卓無道甚於桀紂天下皆怨之雖資彊兵實一匹夫耳今直刺

殺之以謝百姓然後據殺函輔王命以號令天下此桓文之舉也

事垂就而覺收顓攸繫獄顓憂懼自殺

張璠漢紀曰顓字伯求少與郭泰賈彪等遊學洛陽泰等與同風好顯顯名太

學於是中朝名臣太傅陳蕃司隸李膺等皆深接之及黨事起顓亦名在其中乃變名姓亡匿汝

南間所至皆交結其豪桀顓既奇太祖而知荀彘袁紹慕之與為奔走之友是時天下士大夫多

遇顓難顓常歲再三私入洛陽從紹計議為諸窮窘之士解釋患禍而袁術亦豪俠與紹爭名顓

未嘗造術術深恨之漢末名士錄曰術嘗於眾坐數顯三罪曰王德彌先覺憐老名德高亮而

伯求疎之是一罪也許子遠凶淫之人性行不純而伯求親之是二罪也郭賈襄窶無他資業而

伯求肥馬輕裘光曜道路是三罪也陶丘洪曰王德彌大賢而短於濟時許子遠雖不純而赴難

不憚濡足伯求與善則以德彌為首濟難則以子遠為宗且伯求嘗為虞倬高平刃復仇義名奮

發其怨家積財巨萬文馬百駟而欲使伯求羸牛瘦馬頓伏道路此為披其胸而假仇敵之刃也

術意猶不平後與南陽宗承會於關下術發怒曰何伯求凶也術也吾當殺之承曰何生英俊之士

足下善遇之使延令名於天下術乃止後黨禁除解辟司空每三府掾屬會議顓策謀有餘議

者皆自以為不及遷北軍中候董卓以為長史後荀彘為尚攸言語飲食自若會卓

死得免魏書云攸使人說卓得免與此不同棄官歸復辟公府舉高第遷任城相不行攸

以蜀漢險固人民殷盛乃求為蜀郡太守道絕不得至駐荊州太

祖迎天子都許遺攸書曰方今天下大亂智士勞心之時也而顧

觀變蜀漢不已久乎於是徵攸為汝南太守入為尚書太祖素聞

攸名與語大悅謂荀彘鍾繇曰公達非常人也吾得與之計事天

下當何憂哉以為軍師建安三年從征張繡攸言於太祖曰繡與

劉表相恃為彊然繡以遊軍仰食於表表不能供也勢必離不如

緩軍以待之可誘而致也若急之其勢必相救太祖不從遂進軍

之穰與戰繡急表果救之軍不利太祖謂攸曰不用君言至是乃設奇兵復戰大破之是歲太祖自宛征呂布

魏書曰議者云表繡在後而還襲呂布其危必也攸以為表繡

固守攻之不拔連戰士卒疲太祖欲還攸與郭嘉說曰呂布勇而

無謀今三戰皆北其銳氣衰矣三軍以將為主王衰則軍無奮意

夫陳宮有智而遲今及布氣之未復宮謀之未定進急攻之布可

拔也乃引沂泗灌城城潰生禽布後從救劉延於白馬攸畫策斬

顏良語在武紀太祖拔白馬還遣輜重循河而西袁紹渡河追卒

與太祖遇諸將皆恐說太祖還保營攸曰此所以禽敵奈何去之

太祖目攸而笑遂以輜重餌賊賊競奔之陣亂乃縱步騎擊大破

之斬其騎將文醜太祖遂與紹相拒於官渡軍食方盡攸言於太

祖曰紹運車旦暮至其將韓莫銳而輕敵擊可破也

臣松之案諸書韓莫或作韓猛或云

太祖曰誰可使攸曰徐晃可乃遣晃及史渙邀擊破走之燒

其輜重會許攸來降言紹遣淳于瓊等將萬餘兵迎運糧將驕卒

惰可要擊也眾皆疑唯攸與賈詡勸太祖太祖乃留攸及曹洪守

太祖自將攻破之盡斬瓊等紹將張郃高覽燒攻櫓降紹遂棄軍

走郃之來洪疑不敢受攸謂洪曰郃計不用恐而來君何疑乃受

之七年從討袁譚尚於黎陽明年太祖方征劉表譚尚爭冀州譚

遣辛毗乞降請殺太祖將許之以問羣下羣下多以爲表彊宜先

平之譚尚不足憂也攸曰天下方有事而劉表坐保江漢之間其

無四方志可知矣袁氏據四州之地帶甲百萬紹以寬厚得眾借

使二子和睦以守其成業則天下之難未息也今兄弟遘惡其勢

不兩全若有所并則力專力專則難圖也及其亂而取之天下定

矣此時不可失也太祖曰善乃許譚和親遂還擊破尚其後譚叛

韓若未詳孰是

從斬譚於南皮冀州平太祖表封攸曰軍師荀攸自初佐臣無征不從前後克敵皆攸之謀也於是封陵樹亭侯十二年下令大論功行封太祖曰忠正密謀撫寧內外文若是也公達其次也增邑四百并前七百戶

魏書曰太祖自柳城還過攸舍柵述攸前後謀勞勲曰今天下事君自擇所封焉轉為中軍師魏國初建為尚書令攸深密有智防自從

太祖征伐常謀暮帷幄時人及子弟莫知其所言

魏書曰攸姑子辛紹曾問攸說太祖取冀州時

何知焉自是朝及內外莫敢復問軍國事也太祖每稱曰公達外愚內智外怯

內勇外弱內彊不伐善無施勞智可及愚不可及雖顏子甯武不能過也文帝在東宮太祖謂曰荀公達人之師表也汝當盡禮敬

之攸曾病世子問病獨拜牀下其見尊異如此攸與鍾繇善繇言

我每有所行反覆思惟自謂無以易以咨公達輒復過人意公達

前後凡畫奇策十二唯繇知之繇撰集未就會薨故世不得盡聞

也臣竊之案攸亡後十六年鍾繇乃卒撰攸奇策亦有何難而攸從征孫權道薨太

祖言則流涕魏書曰時建安十九年攸年五十八計其年大或六歲魏書載太祖令曰

良恭儉讓以得之孔子稱晏平仲善與人交久而敬之公達即其人也傅子曰或問近世大賢

君子答曰荀令君之仁荀軍師之智斯可謂近世大賢君子矣荀令君仁以立德明以舉賢行無

諂黷謀能應機孟軻稱五百年而有王者興其間必有命世者其荀令君乎太祖稱荀令君之進善不進不休荀軍師之去惡不去不止也

長子緝有攸風

早沒次子適嗣無子絕黃初中紹封攸孫彪為陵樹亭侯邑三百

戶後轉封丘陽亭侯正始中追諡攸曰敬侯

賈詡字文和武威姑臧人也少時人莫知唯漢陽閻忠異之謂詡

有良平之奇九州春秋曰中平元年車騎將軍皇甫嵩既破黃巾威震天下閻忠時罷信

而動者必因機以發今將軍遭難得之運蹈易解之機而踐運不撫臨機不發將何以享大名

乎嵩曰何謂也忠曰天道無親百姓與能故有高人功者不受庸王之賞今將軍授鉞於初春

收功於未冬兵動若神謀不再計旬月之間神兵電掃攻堅易於折枯摧敵甚於揚雪七州席卷

屠三十六萬方夷黃巾之師除邪害之患或封戶刻石南向以報德威震本朝風馳海外是以羣

雄迴首百姓企踵雖湯武之舉未有高於將軍者身建高人之功北面以事庸王將何以圖安嵩

曰心不忘忠何為不安忠曰不然昔韓信不忍一矜之遇而棄三分之利拒蒯通之忠忽鼎時之

勢利劍已揣其喉乃嘆息而悔所以見烹於兒女也今主勢弱於劉項將軍軍權重於淮陰指麾可

以振風雲叱咤足以興雷電赫然奮發因危抵頽崇恩以緩前附振武以臨後服徵冀方之士動

七州之眾羽檄先馳於前大軍震響於後蹈蹟漳河飲馬孟津舉天綱以網羅京都誅關臣之罪
除羣怨之積忿解久危之倒懸如此則攻守無堅城不招必影從雖兒童可使奮空拳以致力女
子可使其寒裳以用命况厲智能之士因迅風之勢則大功不足合八方不足同也功業已就天
下已順乃燎于上帝告以天命混齊六合南面以制移神器於已家推亡漢以定祚實神機之至
決風發之良時也夫木朽不彫世衰難佐將軍雖欲委忠難佐之朝彫畫朽敗之木猶逆坂而走
左必不可也方今權宦羣居同惡如市主上不自由詔命出左右如有至聰不察機事不先必嬰
後悔亦無及矣嵩不從忠乃亡去 英雄記曰涼州賊王國等
起兵其劫忠為王統三十六部號車騎將軍忠感概發病而死 察孝廉為郎疾病去

官西還至汧道遇叛氏同行數十人皆為所執詡曰我段公外孫
也汝別埋我我家必厚贖之時太尉段熲昔久為邊將威震西土
故詡假以懼氏氏果不敢害與盟而送之其餘悉死詡實非段甥
權以濟事咸此類也董卓之入洛陽詡以太尉掾為平津都尉遷
討虜校尉卓婿中郎將牛輔屯陝詡在輔軍卓敗輔又死眾恐懼
校尉李傕郭汜張濟等欲解散聞行歸鄉里詡曰聞長安中議欲
盡誅涼州人而諸君棄眾單行即一亭長能束君矣不如率眾而
西所在收兵以攻長安為董公報仇幸而事濟奉國家以征天下

若不濟走未後也眾以為然惟乃西攻長安語在卓傳臣松之以為傳
稱仁人之言其

利博哉然則不仁之言理必反是夫仁功難著而亂易成是故有禍機一發而殃流百世者矣
當是時元惡既梟天地始開致使厲階重結大梗股流邦國遺殄碎之哀黎民嬰周餘之酷豈不
由賈詡片言乎詡之罪也一何後詡為左馮翊惟等欲以功侯之詡曰此救

命之計何功之有固辭不受又以為尚書僕射詡曰尚書僕射官
之師長天下所望詡名不素重非所以服人也縱詡昧於榮利奈

國朝何乃更拜詡尚書典選舉多所匡濟惟等親而憚之獻帝紀曰
郭汜樊稠

惟汜等鬪長安中獻帝紀曰惟等與詡議迎天子置其營中詡曰不可魯天子非義也
惟不聽張繡謂詡曰此中不可久處君胡不去詡曰吾受國恩義不

可背卿自行我亦能也惟復請詡為宣義將軍獻帝紀曰惟時召羌胡數千人先以御物繒綵
與之又許以宮人婦女欲令攻郭汜羌胡數來

子祐護大臣詡有力焉獻帝紀曰天子既東而李傕來追王師敗績司徒趙溫大常
王偉衛尉周忠司隸榮邵皆為惟所嫌欲殺之詡謂惟曰此

皆天子大臣卿奈何害之惟乃止天子既出詡上還印綬是時將軍段熲屯華陰典畧稱
熲在華

陰時修農事不虞天子東還煨迎道貢遺周急
記曰後以煨為大鴻臚光祿大夫建安十四年以壽終

獻帝與詡同郡遂去催託煨詡

素知名為煨軍所望煨內恐其見奪而外奉詡禮甚備詡愈不自
安張繡在南陽詡陰結繡繡遣人迎詡詡將行或謂詡曰煨待君
厚矣君安去之詡曰煨性多疑有忌詡意禮雖厚不可恃久將為
所圖我去必喜又望吾結大援於外必厚吾妻子繡無謀主亦願
得詡則家與身必俱全矣詡遂往繡執子孫禮煨果善視其家詡
說繡與劉表連和

傅子曰詡南見劉表表以客禮待之詡曰表平
世三公才也不見事變多疑無決無能為也

太祖比征之

一朝引軍退繡自追之詡謂繡曰不可追也追必敗繡不從進兵
交戰大敗而還詡謂繡曰促更追之更戰必勝繡謝曰不用公言
以至於此今已敗奈何復追詡曰兵勢有變亟往必利繡信之遂
收散卒赴追大戰果以勝還問詡曰繡以精兵追退軍而公曰必
敗退以敗卒擊勝兵而公曰必克悉如公言何其反而皆驗也詡

曰此易知耳將軍雖善用兵非曹公敵也軍雖新退曹公必自斷
後追兵雖精將既不攻上亦銳故知必敗曹公攻將軍無失策
力未盡而退必國有

將軍必輕軍速進縱留諸將斷後

諸將雖勇亦非將軍敵故雖用敗兵而戰必勝也繡乃服是後太
祖拒袁紹於官渡紹遣人求繡并與詡書結援繡欲許之詡顯於
繡坐上謂紹使曰歸謝袁本初兄弟不能相容而能容天下國士
乎繡驚懼曰何聖於此竊謂詡曰若此當何歸詡曰不如從曹公
繡曰袁彊曹弱又與曹為讎從一如何詡曰此乃所以宜從也夫
曹公奉天子以今天下其宜從一也紹彊盛我以少眾從之必不
以我為重曹公眾弱其得我必喜其宜從二也夫有霸王之志者
固將釋私怨以明德於四海其宜從三也願將軍無疑繡從之率
眾歸太祖太祖見之喜執詡手曰使我信重於天下者子也表詡

為執金吾封都亭侯遷冀州牧冀州未平留參司空軍事袁紹圍
太祖於官渡太祖糧方盡問詡計焉出詡曰公明勝紹勇勝紹用
人勝紹決機勝紹有此四勝而半年不定者但顧萬全故也必決
其機須臾可定也太祖曰善乃并兵出圍擊紹三十餘里營破之
紹軍大潰河北平太祖領冀州牧徙詡為太中大夫建安十三年
太祖破荊州欲順江東下詡諫曰明公昔破袁氏今收漢南威名
遠著軍勢既大若舊江楚之饒以饗吏士撫安百姓使安土樂業
則可不勞衆而江東稽服矣太祖不從軍遂無利臣松之以為詡之此謀未合當時之宜于時韓
馬之徒尚狼顧關石魏武不得安坐郢都以威懷吳會亦已明矣彼荊州者孫劉之所必爭也荆
人服劉上之雄姿憚孫權之武畧為日既久詠非曹氏諸將所能抗禦故曹仁守江陵敗不旋踵
何撫安之得行稽服之可期乎既新平江漢威懾楊越資劉表水戰之具藉荆楚機權之手實
震蕩之良會鄭定之大機不乘此取吳將安侯哉至于赤壁之敗蓋有運數寔由疾疫大典以損
其鋒也太祖後與韓遂馬超戰於渭南超

等割地以和并求任子詡以為可偽許之又問詡計策詡曰離
之而已太祖曰解一承用詡謀語在武紀卒破遂超詡本謀也是
時文帝為五官將而臨菑侯植才名方盛各有黨與有奪宗之議
文帝使人問詡自固之術詡曰願將軍恢崇德度躬素士之業朝
夕孜孜不違于道如此而已文帝從之深自砥礪太祖又嘗屏除
左右問詡詡嘿然不對太祖曰與卿言而不答何也詡曰屬適有
所思故不即對耳太祖曰何思詡曰思袁本初劉景升父子也太
祖大笑於是太子遂定詡自以非太祖舊臣而策謀深長懼見猜
嫌闔門自守退無私交男女嫁娶不結高門天下之論智計者歸之
文帝即位以詡為太尉魏各曰文帝得詡之對太祖故即位首登了司荀勗別傳曰
晉司徒關武帝問其人於勗答曰三公具瞻所歸不可用非
其人昔魏文帝用賈
詡為三公孫權笑之進爵魏壽鄉侯增邑三百并前八百戶又分邑二
百封小子訪為列侯以長子穆為駙馬都尉帝問詡曰吾欲伐不

從命以一天下吳蜀何先對曰攻取者先兵權建本者尚德德陸
下應期受禪撫臨率土若綏之以文德而俟其變則平之不難矣
吳蜀雖蕞爾小國依阻山水劉備有雄才諸葛亮善治國孫權識
虛實陸遜見兵勢據險守要汎舟江湖皆難卒謀也用兵之道先
勝後戰量敵論將故舉無遺策臣竊料羣臣無備權對雖以天威
臨之未見萬全之勢也昔舜舞干戚而有苗服臣以為當今宜先
文後武文帝不納後興 陵之役士卒多死詔年七十七薨諡曰
肅侯子穆嗣歷位郡 薨子模嗣 世語曰模晉惠帝時為散騎常侍護軍將
軍模子胤胤弟龔從弟疋皆至大官並顯
於晉也

評曰荀彧清秀通雅有王佐之風然機鑒先識未能充其志也

論者多譏或協規魏氏以傾漢祚君臣易位實彧之由雖晚節立異無救運移功既違義識亦攻
焉陳氏此評蓋亦同于世識 臣松之以為斯言之作誠未得其遠大者也或豈不知魏武之志
氣非漢之貞臣哉良以于時王道既微橫流已及雄豪虎視人懷異心不有撥亂之資杖順之
急病若救身首用能動于喉中至于大亨蒼生蒙舟航之接劉宗延一石之祥豈非荀生之本圖
仁恕之遠致乎及至霸業既隆劉漢迹著然後亡身殉節以申素情全一正於當年布誠心於百
代可謂任重道遠志行義荀攸賈詡庶乎算無遺策經達權變其良平之亞
歟 臣松之以為列傳之體以事類相從張子房青雲之士誠非陳平之倫然漢之謀臣良平而
已若不共列則餘無所附故前史合之蓋其宜也魏氏如詡之儔其比幸多詡不編程郭之
篇而與二荀並列失其類矣且攸詡之為人其猶夜光之與蒸燭
乎其照難灼質則異焉今荀賈之評其同一稱尤失區別之宜也

命為功曹郡中後更自引去後郡公府取高第
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漢茂才後避地江生
所存訪漢常正議備不能抗然故
取於阜陵與往從之遂復
際有欲使與作書言厥
漢曰為之則生不
以存人不聞

下應期... 夫高... 虛實... 廣後... 臨之... 又後... 前似...

平其... 臨而... 煥曰... 立節... 升向... 二以... 除...

煥曰... 立節... 升向... 二以... 除...

三國志十一

魏書 三國志十一

袁張 外國田王邴管傳第十一

袁煥 字曜卿陳郡扶樂人也父滂為漢司徒

命為功曹郡中姦吏皆自引去後辟公府舉高第遷侍御史除譙

不就劉備之為豫州舉煥茂才後避地江淮間為表術所命術

擊術於阜陵煥往從之遂復為布所拘留布初與劉備和親後離

隙布欲使煥作書詈辱備煥不可再三彊之不許布大怒以兵脅

煥曰為之則生不為則死煥顏色不變笑而應之曰煥聞唯德可

以辱人不聞以罵使彼固君子邪且不恥將軍之言彼誠小人邪

將復將軍之意則辱在此不在於彼且煥他日之事劉將軍猶今

袁煥

口之事將軍也如一旦去此復罵將軍可乎布慙而止布誅渙得歸

太祖 漢氏世紀曰布之破也陳羣父子時亦在布之軍見太祖皆拜渙獨高揖不為禮太祖甚

嚴憚之時太祖又給察官車各數乘使取布軍中物唯其所欲眾人皆重載唯渙取書數

百卷資糧而已眾人聞之大慙渙謂所親曰朕我以行陳令軍發足以

為行糧而已不以此為我有由是賜名也大悔恨之太祖益以此重焉

渙言曰夫兵者凶

器也不得已而用之鼓之以道德征之以仁義兼撫其民而除其

害夫然故可與之死而可與之生自大亂以來十數年矣民之欲

安甚於倒懸然而暴亂未息者何也意者政失其道歟渙聞明君

善於救世故世亂則齊之以義時偽則鎮之以樸世異事變治國

不同不可不察也夫制度損益此古今之不必同者也若夫兼愛

天下而反之於正雖以武平亂而濟之以德誠百王不易之道也

公明哲超世古之所以得其民者公既勤之矣今之所以失其民

者公既戒之矣海內賴公得免於危亡之禍然而民未知義其唯

公所以訓之則天下幸甚太祖深納焉拜為沛南部都尉是時新

募民開屯田民不樂多逃亡渙白太祖曰夫民安土重遷不可卒

變易以順行難以逆動宜順其意樂之者乃取不欲者勿彊太祖

從之百姓大悅遷為梁相渙每敕諸縣存存鰥寡高年表異孝子

貞婦常談曰世治則禮詳世亂則禮簡全在斟酌之間耳方今雖

擾攘難以禮化然在吾所以為之為政崇教訓恕思而後行外溫

柔而內能斷

魏書曰穀熟長凶岐善朱淵袁津遣使行學選召用之與相見出署淵師友

議者多非焉淵致幼主簿孫徽等以為淵等罪不足死長吏無專殺之義孔子解唯器與名不

可以假人謂之師友而加大戮刑名相伐不可以訓渙教曰主簿以不請為罪此則然矣謂淵等

罪不足死則非也夫師友之名古今有之然有君之師友有士大夫之師友夫君置師友之官者

所以敬其臣也有罪加於刑焉國之法也今不論其罪而謂之戮師友斯失之矣主簿取弟子戮

師之名而加君誅臣之實非其類也夫聖哲之治觀時而動故不必循常將有權也

問者世亂民陵其上雖務尊君卑臣猶或未也而反長世之過不亦謬乎遂不効

以病去官百姓思之後徵為諫議大夫丞相軍祭酒前後得賜甚多皆散

盡之家無所儲終不問產業乏則取之於人不為覈察之行然時

人服其清魏國初建為郎中令行御史大夫事渙言於太祖曰今

天下大難已除文武並用長久之道也以為可大收篇籍明先聖之教以易民視聽使海內斐然向風則遠人不服可以文德來之太祖善其言時有傳劉備死者群臣皆賀渙以嘗為備舉吏獨不賀居官數年卒太祖為之流涕賜穀二千斛一教以太倉穀千斛賜郎令之家一教以垣下穀千斛與曜卿家外不解其意教曰以太倉穀者官法也以垣下穀者親舊也又帝聞渙昔拒呂布之事問渙代弟敏渙勇怯何如敏對曰渙貌似和柔然其臨大節處危難雖貧育不過也渙子侃亦清粹閑素有文風歷位郡守尚書

袁氏世紀曰渙有問于侃寓與渙侃字公然論議清常柔而不記世與人交在興廢之間人之所趨務者常謙退不為也時人以是稱之歷位黃門選部郎號為平稍遷至尚書早卒寓字宜厚

公恪有功幹魏初為大司農及同郡何夔竝知名於時而霸

子亮夔子曾與侃復齊聲友善亮貞固有學行疾何晏鄧粲

論以譏切之位至河南尹尚書

素稱遭天下亂避難交州司徒

安之若天未喪道民以義存唯疆而有禮子所以元吉也天理盛衰漢其亡矣夫有必有大事此又君子之所深識退藏於密者也且

張範字公儀河內修武人也祖父歆為漢司徒父延為太尉太傅

表隗欲以女妻範範辭不受性恬靜樂道忽於榮利徵命無所就

弟承字公先亦知名以方正徵拜議郎遷伊闕都尉董卓作亂承

欲合徒眾與天下共誅卓承弟

今欲誅卓眾寡不敵且起一朝之謀戰阡陌之民士不素撫兵不

練習難以成功卓阻兵而無義固不能久不若擇所歸附待時而

動然後可以如志承然之乃解印綬間行歸家與範避地揚州袁

術備禮招請範稱疾不往術不彊屈也遣承與相見術問曰昔周
室陵遲則有桓文之霸秦失其政漢接而用之今孤以土地之廣
士民之衆欲徼福齊桓擬迹高祖何如承對曰在德不在彊夫能
用德以同天下之欲雖由匹夫之資而與霸王之功不足爲難若
苟僭擬干時而動衆之所棄誰能興之術不悅是時太祖將征冀
州術復問曰今曹公欲以弊兵數千敵十萬之衆可謂不量力矣
子以爲何如承乃曰漢德雖衰天命未改今曹公挾天子以令天
下雖敵百萬之衆可也術作色不懌承去之太祖平冀州遣使迎
範範以疾留彭城遣承詣太祖太祖表以爲諫議大夫範子陵及
承子戩爲山東賊所得範直詣賊請二子賊以陵還範範謝曰諸
君相還兒厚矣夫人情雖愛其子然吾憐戩之小請以陵易之賊
義其言悉以還範太祖自荊州遣範得見於陳以爲議郎參丞相

軍事甚見敬重太祖征伐常人範及邴原留與世子居守太祖謂
文帝舉動必諮此二人世子執子孫禮救恤窮乏家無所餘中外
孤寡皆歸焉贈遺無所逆亦終不用及去皆以還之建安十七年
卒魏國初建承以丞相參軍祭酒領趙郡太守政化大行太祖將
西征徵承參軍事至長安病卒魏書曰文帝卽位以範子參爲郎中承孫
邵晉中護軍與舅楊駿俱被誅事見晉書
涼茂字伯方山陽昌邑人也少好學論議常據經典以處是非太
祖辟爲司空掾舉高第補侍御史時泰山多盜賊以茂爲泰山太
守旬月之間襁負而至者千餘家博物記曰襁織縷爲之廣八寸長
尺二以約小兒於背負之而行轉爲樂
浪太守公孫度在遼東擅留茂不遣之官然茂終不爲屈度謂茂
及諸將曰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今吾欲以步卒三萬騎萬匹直
指鄴誰能禦之諸將皆曰然臣以此按此傳云公孫度聞曹公遠征鄴無守備則
此年定鄴自後遠征唯有北征柳又顧謂茂曰於君意何如茂答曰比者海

城耳征柳城之年度已不復存矣

內大亂社稷將傾將軍擁十萬之衆安坐而觀成敗夫為人臣者固若是邪曹公憂國家之危敗愍百姓之苦毒率義兵爲天下誅殘賊功高而德廣可謂無二矣以海內初定民始安集故未責將軍之罪耳而將軍乃欲稱兵西向則存亡之效不崇朝而決將軍其勉之諸將聞茂言皆震動良久度曰涼君言是也後徵還爲魏郡太守甘陵相所在有績文帝爲五官將茂以選爲長史遷左軍師魏國初建遷尚書僕射後爲中尉奉常文帝在東宮茂復爲太子太傅甚見敬禮卒官英雄記曰茂名在八友中

國淵字子尼樂安蓋人也師事鄭玄玄別傳曰淵始未知名玄稱之曰國子尼美才也吾觀其人必爲國器後與

邴原管寧等避亂遼東魏書曰淵篤學好古在遼東常講學於山巖十人多推慕之由此知名既還舊上太祖

辟爲司空掾屬每於公朝論議常直言正色退無私焉太祖欲廣

置屯田使淵典其事淵屢陳損益相土處民計民置吏明功課之

法五年中倉廩豐實百姓競勸樂業太祖征關中以淵爲居府長

史統留事田銀蘇伯反河間銀等既破後有餘黨皆應伏法淵以

爲非首惡請不行刑太祖從之賴淵得生者千餘人破賊文書舊

以一爲十及淵上言敘如其實數太祖問其故淵曰夫征討外寇

多其斬獲之數者欲以太武功且示民聽也河間在封域之內銀

等叛逆雖克捷有功淵竊恥之太祖大悅遷魏郡太守時有投書

誹謗者太祖疾之欲必知其主淵請留其本書而不宣露其書多

引二京賦淵敕功曹曰此邪既大今在都輦而少學問者其簡開

解年少欲遣就師功曹差三人歸道引見訓以所學未及一京賦

博物之書也世人忽略少其師可求能讀者從受之又河間旨

旬日得能讀者遂往受業之兩請使作箋比方其書與招言人同

手收攝案問具得清趙遷入居別卿位布衣蔬食祿賜之舊

故宗族以恭儉自家空宮空宮

田疇字子泰右北平無終人也讀音善擊劍初平元年十六起

董卓遷帝于長安州牧劉虞曰賊臣作亂朝廷播四俄

然莫有固志身備宗室遺老不待自同於眾今欲奉宸已效已節

安得不辱命之士于眾咸曰田疇雖年少多稱其奇疇時年二

十二矣虞乃備禮請與相見大悅之遂署為從事具其車騎將行

疇曰今道路阻絕冠虜縱橫官奉使為眾所指名願以私行期

於得達而已虞從之疇乃歸自過其家客與年少之勇壯芬從者

二十騎俱往虞自出祖而遣之先賢行狀曰疇將行引漢書與虞曰今

徑去遂至長安致命詔拜騎都尉疇以為天子方蒙塵未安不可

以荷佩榮寵固辭不受朝廷高其義三府並辟皆不就得報馳還

未至虞已為公孫瓚所害疇至謁祭虞墓陳發章表哭泣而去瓚

聞之大怒購求獲疇謂曰汝何自哭劉虞墓而不送章報於我也

疇答曰漢室衰積人懷異心唯劉公不失忠節章報所言於將軍

未美恐非所樂聞故不進也今將軍方舉大事以求所欲既滅無

罪之君又讐守義之臣誠行此事則燕趙之士將皆路東海而死

耳豈忍有從將軍者乎瓚壯其對釋不誅也拘之軍下禁其故人

莫得與通或說瓚曰田疇義士君弗能禮而又囚之恐失眾心瓚

乃縱遣疇疇得北歸舉宗族他附從數百人歸地而盟曰君仇

不報吾不可以立於世遂入徐無山中營深險平敞地而居躬耕

以養父母百姓歸之數年間至五千餘家疇謂其父老曰諸君不

以疇不肖遠來相就衆成都邑而莫相統一恐非久安之道願推

擇其賢長者以為之主皆曰善同僉推疇疇曰今來在此非苟安

而已將圖大事復怨害賊竊恐未得其志而輕薄之徒自相侵侮
偷快一時無深計遠慮疇有愚計願與諸君共施之可乎皆曰可
疇乃爲約束相殺傷盜諍訟之法法重者至死其次抵罪二十
餘條又制爲婚姻嫁娶之禮與舉學校講授之業班行其衆衆皆
便之至道不拾遺北邊翕然服其威信烏丸鮮卑並各遣譯使致
貢遺疇悉撫納令不爲寇哀紹數遣使招命又卽授將軍印因安
輯所統疇皆拒不肯納死其子尚又辟焉疇終不行疇常忿烏丸
昔多賊殺其郡冠蓋有欲討之意而力未能建安十二年太祖北
征烏丸未至先遣使持疇又命田頌喻指疇戒其門下趣治嚴門
人謂曰昔袁公某君禮命五至君義不屈今曹公使一來而君若
恐弗及者何也疇笑而應之曰此非君所識也遂隨使者到軍署
司空戶曹掾引見諮議明日出令曰田子泰非吾所宜吏者卽舉

茂才拜爲齊令不之官隨軍次無終時方夏水雨而濱海灣下灣
滯不通虜亦遮守蹊要軍不得進太祖患之以問疇疇曰此道秋
夏每常有水淺不通車馬深不載舟船爲難久矣舊北平郡治在
平岡道出盧龍達于柳城自建武以來陷壞斷絕垂二百載而尚
有微徑可從今虜將以大軍當由無終不得進而退懈弛無備若
嘿回軍從盧龍口越白檀之險出空虚之地路近而便掩其不備
側路傍曰方今暑夏道路不通且俟秋冬乃復進軍虜候騎見之
誠以爲大軍去也太祖令疇將其衆爲鄉導上徐無山出盧龍歷
平岡登白狼堆去柳城一百餘里虜乃驚覺單于身自臨陣太祖
與交戰遂大斬獲追奔逐北至柳城軍還入塞論功行封疇亭
侯邑五百戶

先賢行狀載太祖論疇功曰文雅優備忠武又著和於撫下慎於事上量時
度理進退合義幽始擾胡漢交莠蕩析離居靡所依懷疇學宗人避難於無

終山北拒盧龍南守要害清靜隱約耕而後食人民化從咸共資奉及表紹父子威力加於朔野
遠結為九與為首尾前後召疇終不降魏後臣奉命軍次易縣疇長驅自到陳討胡之勢猶廣武
之建燕策薛公之度淮南又使部曲縛臣露布出誘胡衆漢民或因亡來烏九聞之震蕩王旅出
塞塗由山中九百餘里疇御兵五百餘得山谷遂滅烏九蕩平塞表疇文武有效節義可嘉誠應
寵賞以疇自以始為居難率眾逃志義不立反以為利非本意也

固讓太祖知其至心許而不奪魏書載太祖令曰昔伯成奔國夏后不奪將欲使高尚之士優賢之至不止於一世也其聽疇所讓

遼東斬送袁尚首令三軍敢有哭之者斬疇以嘗為尚所辟乃往

弔祭太祖亦不問臣松之以為田疇不應表紹父子之命以其非止也故盡規魏祖建盧龍之策致使袁尚奔逃授首遼東皆疇之由也既已明其為賊胡為復弔祭其首乎若以嘗被辟命義在其中則不應為人設謀使其至此也疇此舉止良為進退無當與王修哭袁譚貌同而心異也疇盡將其家屬及宗

人三百餘家居鄴太祖賜疇車馬穀帛皆散之宗族知舊從征荆

州還太祖追念疇功殊美恨前聽疇之讓曰是成一人之志而虧

王法大制也於是乃復以前爵封疇先賢行狀載太祖命曰備令田疇志節尚遭值州里戎夏交亂引身深山研精味

道百姓從之以成都邑袁賊之盛命石不屈慷慨守志以徵真主及孤奉詔征定河北遂服幽

將定胡寇時加禮命疇即受署陳建政胡蹊路所由率齊山民一時向化開塞導道供承使役路

近而便令虜不意斬蹋頓於白狼遂長驅於柳城疇有力焉及軍入塞將圖其功表封亭侯食邑

五百疇懇請前後辭賞出入三載歷年未賜此為成一人之高甚違王典失之多矣宜從表封

久留吾過

疇上疏陳誠以死自誓太祖不聽欲引拜之至于數四終不

受有司劾疇猶介違道苟立小節空免官加刑太祖重其事依違

者久之乃下世子及大臣博議世子以疇同於子文辭祿申胥逃

賞宐勿奪以優其節尚書令荀彧司隸校尉鍾繇亦以為可聽魏書

載世子議曰昔遠放逃祿傳載其美所以激濁世勵貪大賢於尸祿素餐之人也故可得而小不

可得而致至於疇方斯近矣免官加刑於法為重魏略載教曰昔夷齊棄爵而讓武王可謂

愚闇孔子猶以為求仁得仁疇之所守雖不合道但欲清高耳使天下悉如疇志即墨翟兼愛尚

同之事而老聃使民結繩之道也外議雖為復使令司隸以決之魏書載荀彧議以為君子

之道或出或處期於為善而已故匹夫守志聖人各因而成之鍾繇以為原思辭粟仲尼不與子

路拒牛謂之止善雖可以激清勵濁猶不足多也疇雖不合大義有益推讓之風宐如世子議

臣松之按呂氏春秋魯國之法魯人有為臣妾於諸侯有能贖之者取其金於府子貢贖人而辭

不取金孔子曰賜失之矣自今以來魯人不贖矣子路拯溺者其人拜之以牛子路受之孔子曰

魯人必拯溺矣按此語不與繇所引之相太祖猶欲侯之疇素與夏侯惇善太

祖語惇曰且往以情喻之自從君所言無告吾意也惇就疇宿如

太祖所戒疇揣知其指不復發言惇臨去乃拊疇背曰出君主意

殷勤曾不能顧乎疇答曰是何言之過也疇負義逃竄之人耳蒙

恩全活為幸多矣豈可賣盧龍之塞以易賞祿哉縱國私疇疇獨不愧於心乎將軍雅知疇者猶復如此若必不得已請願效死刎首於前言未卒涕泣橫流惇具答太祖太祖喟然知不可屈乃拜為議郎年四十六卒子又早死文帝踐阼高疇德義賜疇從孫續爵關內侯以奉其嗣

王脩字叔治北海營陵人也年七歲喪母母以社日亡來歲隣里社脩感念母哀甚隣里聞之為之罷社年二十游學南陽止張奉舍奉舉家得疾病無相視者脩親隱恤之病愈乃去初平中北海孔融召以為主簿守高密令高密孫氏素豪俠人客數犯法民有相劫者賊入孫氏吏不能執脩將吏民圍之孫氏拒守吏民畏憚不敢近脩令吏民敢有不攻者與同罪孫氏懼乃出賊由是豪彊懾服舉孝廉脩讓郡原融不聽融集有融答脩教曰原之賢也吾已知之矣昔高

慮無位之德以遺後賢不亦難謀而鮮過惠訓不倦余嘉乃勳應乃懿德用引爾于王庭其可辭乎時天下亂遂不行

頃之郡中有反者脩聞融有難夜往奔融賊初發融謂左右曰能冒難來唯王脩耳言終而脩至復署功曹時膠東多賊寇復令脩守膠東令膠東人公沙盧宗彊自為營塹不肯應發調脩獨將數騎徑入其門斬盧兄弟公沙氏驚愕莫敢動脩撫慰其餘由是寇少止融每有難脩雖休歸在家無不至融常賴脩以免袁譚在青州辟脩為治中從事別駕劉獻數毀短脩後獻以事當死脩理之得免時人益以此多焉袁紹又辟脩除即墨令後復為譚別駕紹死譚尚有隙尚攻譚譚軍敗脩率吏民往救譚譚喜曰成吾軍者王別駕也譚之敗劉起起兵潁陰諸城皆應譚歎息曰今舉州皆叛豈孤之不德邪脩曰東萊太守管統雖在海表此人不反必來後十餘日統果棄其妻子來赴譚妻子為賊所殺譚更以統為樂

安太守譚復欲攻尚脩諫曰兄弟還相攻擊是敗亡之道也譚不
悅然知其忠節後又問脩計安出脩曰夫兄弟者左右手也譬人
將鬪而斷其右手而曰我必勝若是者可乎夫棄兄弟而不親天
下其誰親之屬有讒人固將交鬪其間以求一朝之利願明使君
塞耳勿聽也若斬佞臣數人復相親睦以禦四方可以橫行天下
譚不聽遂與尚相攻擊請救於太祖太祖既破冀州譚又叛太祖
遂引軍攻譚於南皮脩時運糧在樂安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
事數十人往赴譚至高密聞譚死下馬號哭曰無君焉歸遂詣太
祖乞收葬譚屍太祖欲視脩意然不應脩復曰受表氏厚恩若
得收斂譚屍然後就戮無所恨太祖嘉其義聽之傳子曰太祖既誅
戮及妻子於是王叔治問子奉
首而哭之哀動三軍軍正白有
破譚命傅子合而
言之有違事實以脩為督軍糧還樂安譚之破諸城皆服唯

樂安不從命太祖命脩取統首修以統亡國之忠臣因解其縛使
詣太祖太祖悅而赦之袁氏政寬在職執者多畜聚太祖破鄴籍
沒審配等家財物貨以萬數及破南皮閱脩家數不滿十斛有書
數百卷太祖歎曰士不妄有名乃禮辟為司空掾行司金中郎將
遷魏郡太守為治抑強扶弱明賞罰百姓稱之魏略曰脩為司金中郎將
聞棘棘之林無梁柱之質治之
於所受俯慙不報未嘗不
知若至深至熟非徒耳目
之官念非屈君餘無可者故
位至三公此君元龜之兆先
士每得一顯選常舉君為首
之職聞於司金至於建功重
盡測海為地請足將言前後
待之不優之效也孤懼有此
何古昔宜帝察少府蕭望之
曰君守平原曰淺故復試君
爪意公叔文子與臣俱月獨
人裝後無幾而遷魏郡太守

魏國既建為大司農郎中令太祖議行肉刑

脩以為時未可行太祖採其議徒為奉常其後嚴才反與其徒屬
數十人攻掖門脩聞變召車馬未至便將官屬步至宮門太祖在
銅爵臺望見之曰彼來者必王叔治也相國鍾繇謂脩舊京城有
變九卿各居其府脩曰食其祿焉避其難居府雖舊非赴難之義
頃之病卒官子忠官至東萊太守散騎常侍初脩識高柔於弱冠
異王基於童幼終皆遠至世稱其知人

之敗文王曰近日之事誰任咎儀曰責在軍帥文王怒曰司馬欲委罪於孤耶遂殺之子襲字
偉元少立操尚非禮不動身入寸容貌絕異痛父不以命終絕世不仕立屋墓側以教授
為務日夕常至墓前拜輒悲泣斷髮前有一柏樹常所攀援涕泣所著樹色與凡樹不同
詩至哀哀父母生我勞瘁未敢復從劉者襲門人為本縣所役求襲為屬曰卿學不足以此
為衷引麥者襲遂棄之自是益且高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或門徒從者千餘
身皆德薄不足以陰卿屬之何益且高不捉筆已四十年乃步擔乾飯兒負鹽或門徒從者千餘
人安丘令以為見已整衣出迎之於門襲乃下道至土牛營折而立云門生為縣所役故來送別
執手涕泣而去令即放遣諸生果為西夷投劇喪後更以女嫁人彥弟襲問襲曰吾薄志學願
愛之男女各始生共許為婚山數自處姊妹皆遠吉凶斷絕以此自誓賢兄子葉父於帝都此則洛陽之人也豈吾欲婚之
指邪襲曰嫂齊人也當還臨淄襲曰安有葬父河南隨妻還齊用意如此何婚之有遂不婚

春性險狹慕名意多終必不成及後春果無學業流離遠外有識以此歸之喪常以為人所行其
當歸於善道不可以已所能而責人所不能也有致遺者皆不受及洛都傾覆寇賊議起襲宗親
悉欲移江東襲戀墳龍賊大盛乃南遷泰山郡襲思上不肯去賊害之漢晉春秋曰襲與濟南
劉兆宇延世俱以不仕顯名襲以父為文王所濫殺終身不應徵聘未嘗西向坐以示不臣於晉
也魏略純固傳以脂習王脩隴南文聘成公英郭憲單固七人為一傳其脩清鳴二人自各有
傳成公英別見張既傳單固見王浚傳餘習憲二人列於脩傳後也脂習字元升京兆人也中
平中仕郡公府辟舉高第除太醫令天子西遷及東詣許昌習常隨從與少府孔融親善太祖為
司空威德日盛而融故以舊意書疏倨傲習常責融欲令改節融不從會融被誅當時許中百官
先與融親善者莫敢收恤而習獨往撫而哭之曰文舉卿捨我死我當復與誰語者哀歎無已太
祖聞之收習欲理之尋以其事直見原徙許東土橋下習後見太祖陳謝前愆太祖呼其字曰元
升卿固慷慨因問其居處以新後徙賜穀百斛至黃初詔欲用之以其年老然嘉其敦舊有樂布
之節賜拜中散大夫還家年八十餘卒郭憲字幼簡西平人為其郡右姓建安中為郡功曹州
辟不就以仁篤為一郡所歸至十七年韓約失眾從羌中還依憲眾人多欲取約以微功而憲皆
責怒之言人窮來歸我云何欲危之遂擁護厚遇之其後約病死而田樂陽達等就斬約頭當送
之達等欲條疏憲名憲不肯在名中言我尚不忍生圖之豈忍取死人以要功乎達等乃止時太
祖方攻漢中在武都而達等送約首到太祖宿聞憲名及視條疏怪不在中以問達等達具以情
對太祖歎其志義乃并表列與達等並賜爵關內侯由是名震隴
右黃初元年病亡正始初國家追嘉其事復賜其子爵關內侯

邴原字根矩北海朱虛人也少與管寧俱以操尚稱州府辟命皆
不就黃巾起原將家屬入海住鬱洲山中時孔融為北海相舉原
有道原以黃巾方盛遂至遼東與同郡劉政俱有勇略雄氣遼東

太守公孫度畏惡欲殺之盡收捕其家政得脫度告州縣敢有燕

魏氏春秋曰政畏原曰窮鳥入懷原曰安知斯懷之可入邪

原匿之月餘時

政者與同罪政窘急往投原

政以其為已害今政已去君之害豈不除哉度曰然原曰君之畏

政者以其有智也今政已免智將用矣尚奚拘政之家不若赦之

無重怨度乃出之原又資送政家皆得歸故郡原在遼東一年中

往歸原居者數百家游學之士教授之聲不絕後得歸太祖辟為

司空掾原女早亡時太祖愛子倉舒亦沒太祖欲求合葬原辭曰

合葬非禮也原之所以自容於明公公之所以待原者以能守訓

典而不易也若聽明公之命則是凡庸也明公為以為哉太祖乃

止徙署丞相徵事獻帝起居注曰建安十五年初置徵事一人原與平原王烈俱以選補崔琰為東曹掾記讓

曰

固足以幹事所謂龍翰鳳翼國之重寶舉而用之不仁者遠代涼

茂為五官將長史閉門自守非公事不出太祖征吳原從行原別傳曰

原十一而喪父家貧早孤隣有書舍原過其傍而泣師問曰童子何悲原曰孤者易傷貧者易感

夫書者必皆具有父兄者一則羨其不孤二則羨其得學心中惻然而為涕零也師亦哀原之言

而為之泣曰欲書可耳答曰無錢資師曰童子苟有志我徒相教不求資也於是遂就書一冬之

間誦孝經論語自在童觀之中嶷然有異及長金玉其行欲遠游學詣安丘孫崧崧辭曰君鄉里

鄭君君知之乎原答曰然崧曰鄭君學覽古今博聞強識鉤深致遠誠學者之師模也君乃舍之

躡屣千里所謂以鄭為東家丘者也君似不知而曰然者何原曰先生之說誠可謂苦藥良鍼矣

然猶未達僕之微趣也人各有志所規不同故乃有登山而採玉者有入海而採珠者豈可謂登

山者不知海之深入海者不知山之高哉君謂僕以鄭為東家丘君以僕為西家愚夫邪

焉又曰交豫之士吾多所識未有若君者當以書相分原重其意難辭之持書而別原心以為求

師皆學志高者通非若交游待分而成也書何為哉乃藏書於家而行原舊能飲酒自行之後八

九年間酒不向口單步負笈苦身持力至陳留則師韓子助穎川則宗陳仲弓汝南則交范滂博

洽郡則親盧子幹臨別師友以原不飲酒會米肉送原原曰本能飲酒但以荒思廢業故斷之耳

今當遠別因見貺餞可一飲燕於是共坐飲酒終日不醉歸以書還孫崧解不致書之意後為郡

所召署功曹主簿時魯國孔融在郡教選計當任公卿之才乃以鄭玄為計掾彭璆為計吏原為

計佐融有所愛一人常盛嗟嘆之後志望欲殺之朝吏皆請時其人亦在坐叩頭流血而融意不

解原獨不為請融謂原曰眾皆請而君獨不原對曰明府於某本不薄也常言歲終當舉之此

所謂吾一子也如是朝吏受恩未有在某前者矣而今乃欲殺之明府愛之則引而方之於子猶

之則推之欲危其身原愚不知明府以何愛之以何惡之融曰某生於微門吾成就其兄弟拔擢

而用之某今孤負恩施夫善則進之惡則誅之固君道也往者應仲遠為泰山太守舉一孝廉旬

月之間而殺之夫君人者厚薄何常之有原對曰仲遠舉孝廉殺之其義焉在夫孝廉國之後選

也

也

也舉之若是則殺之非也若殺之是則舉之非也詩云彼已之子不遂其媾蓋議之也語云愛之欲其生惡之欲其死既欲其生又欲其死是惑也仲遠之惑甚矣明府奚取焉融乃大笑曰吾乃戲耳原又曰君子於其言出乎身加乎民言行君子之樞機也安有欲殺人而可以為戲者哉融無以答是時漢朝陵遲政以賄成原乃將家人入鬱洲山中郡舉有道融書喻原曰修性保真清虛守高危邪不入久潛樂土王室多難西遷鎬京聖朝勞謙曠咨雋又我徂求定策命懸惻憫國之將隕釐不恤緯家之將亡緹縈跋涉彼匹婦也猶執此義實望根矩仁為已任授手援溺振民於難乃或晏晏居息莫我肯顧謂之君子固如此乎根矩根矩可以來矣原遂到遼東遼東多虎原之邑落獨無虎患原嘗行而得遺錢拾以繫樹枝此錢既不見取而繫錢者愈多問其故答者謂之神樹原惡其由已而成淫祀乃辨之於是里中遂斂其錢以為社供後原欲歸鄉里止於三山孔融書曰隨會在泰賈季在翟諮仰靡所歎息增懷頃知來至近在三山詩不云平來歸曰鑄我行永久故遣五官掾奉問榜人舟楫之勞禍福動靜告慰亂階未已阻兵之雄若其奕爭景原於是遂復及還積十餘年後乃潛還南行已數日而度甫覺度知原之不可復追也因曰那君所謂雲中白鶴非鴉鷂之網所能羅矣又吾自遣之勿復求也遂免危難自反國土原於是講述禮樂吟詠詩書門徒數百服道數十時鄭玄以博學洽聞注解典籍故儒雅之士集焉原亦以高遠清白願志澹泊口無擇言身無擇行故英偉之士向焉是時海內清議云青州有那那之學魏太祖為司空辟原署東閣祭酒太祖比伐三郡軍于還任昌國燕士大夫酒酣太祖曰孤及那那諸君必將來迎今日明日度皆至矣其不來者獨有那那祭酒耳言訖未久而原先至門下通謂太祖大驚意擊履而起遠出迎原曰賢者誠難測度孤謂君將不能來而遠自屈誠副饑虛之心謂訖而出軍中士大夫詣原者數百人大相怪而問之時荀文若在坐對曰獨可省問那那原曰太祖曰此君名重乃亦傾士大夫心文若曰此一世異人土之精藻公宏盡禮以待之太祖曰固孤之宿心也自是之後見敬益重原雖在軍歷署常以病疾高枕里巷終不當事又希會見河南張範名公之子也其志行有與原符其相親敬令曰那那原名高德大清規魏世魁然而時不為孤用聞張子願欲學之吾恐造之者富隨之者貧也魏太子為五官中郎將天下向慕寶察那那而原獨守道持常口非公事不妄舉動太祖微使人從容問之原曰吾聞國危不事家等君老不奉世子此典

制也於是乃轉五官長史令曰子弱不才懼其難正貪欲相屈以匡勵之雖云利賢能不忍惡太子燕會眾賓百數十人太子建議曰君父各有篤疾有藥一丸可救一人當救君邪文邪眾人紛紜或父或君時原在坐不與此論太子詰之

是後大鴻臚鉅鹿張泰河南尹扶風龐迪以清賢稱荀綽黃州記曰鉅鹿張龜字邵虎關父泰字伯陽有名於魏文選字叔遠

者莫之能測也宦歷二官元永寧太僕東郡張閣以簡質聞杜恕著家戒稱

閣曰張子臺視之似鄙樸人然其心中不知天地間何者為美何者為好敦然似如與陰陽合德者作人如此自可不富貴然而患

禍當何從而來世有高亮如子臺者皆多力慕體之不如也

管寧字幼安北海朱虛人也傳子曰齊相管仲之後也昔田氏有齊而管氏去之或適魯或適楚漢興有管以卿為燕令始家朱虛世有名

節九世而生寧年十六喪父中表愍其孤貧咸共贈贈悉辭不受稱財以送

終長八尺美須眉與平原華歆同縣那原相友俱遊學於異國竝

敬善陳仲弓天下大亂聞公孫度令行於海外遂與原及平原王

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

烈等至于遼東度虛館以候之既往見度乃廬於山谷時避難者

多居郡南而寧居北示無遷志後漸來從之太祖為司空辟寧度

子康絕命不宣傅子曰寧往見度語唯經典不及世事還乃因山為廬鑿環為室越海避

者無見也由是度安其賢民化其德郡原性剛直清議以格物度已下心不安之寧謂原曰潛龍

以不見成德言非其時皆招禍之道也密遣令西還度庶于康代居郡外以將軍太守為號而內

實有王心卑已崇禮欲官寧以自鎮輔而終莫敢發言其敬憚如此皇甫謐高士傳曰寧所居

也落會井汲者或男女雜錯或爭并鬪閱寧患之乃各買器分置井傍汲以待之又使知來者

得而怪之問知寧所為乃各相責不復鬪訟隣有牛暴啮田者寧為牽牛若涼處自為

飲食過於牛主牛主得牛大慙若犯嚴刑是以左右無鬪訟之聲禮讓移於海表

字彥方於時名聞在原寧之右辭公孫度長史商賈自穢太祖命

為丞相掾徵事未至卒於海表先賢行狀曰烈通識達道秉義不回以穎川陳太

丘為師二子為友時穎川荀慈明賈偉節李元禮

韓元長皆就陳君學見烈器業過人歎服所履亦與相親由是英名著於海內道成德立還歸舊

廬遂遭父喪泣淚三年遇歲饑饉路有餓殍烈乃分釜使之諸以救邑里之命是以宗族稱孝鄉

黨歸仁以典籍娛心育人為務遂建學校教崇序序其人皆不因其性氣誨之以道使之從

善遠惡益者不自覺而大化隆行皆成寶器門人出入必止可觀時在市井行亦有異人皆別之

州閭承風咸競為善時國中有盜牛者牛主得之盜者曰我聞此盜牛者已後將為汝過子既

以赦宥幸無使王烈聞之人有以告烈者烈以布一端遺之或問此人何為盜與君聞之反與之

布何也烈曰昔秦穆公人盜其駿馬食之乃賜之酒盜者不愛其死以救穆公之難既此盜人能

悔其過懼吾聞之是知恥感知恥則善心將生故與布勸為善也問年之中行路老父擔重人

代擔行數十里欲至家置而去問姓名不以告頃之老父復行失劍於路有人行而遇之欲置而

去懼後人得之劍主於是永失欲取而購募或恐差錯遂守之至暮劍主還見之前者代擔人也

老父擊其袂問曰子前者代吾擔不得姓名今子復守吾劍于路未有若子之仁請子告吾姓名

吾將以告王烈乃語之而去老父以告烈烈曰世有仁人吾未之見遂使人推之乃昔時盜牛人

也烈歎曰韶樂九成虞賓以和人能有感乃至於斯也遂使國人表其閭而異之時人或訟曲直

將質於烈或至塗而反或望廬而還皆相推以直不敢使烈聞之時國主皆親駿乘適烈私館疇

諮政令察孝廉三府並辟皆不就會董卓作亂避地遼東躬秉農器編於四民布衣蔬食不改其

樂東域之人奉之若君時衰世弊識真者少朋黨之人互相讒謗自避世在東國者多為人所害

皆還唯寧晏然若將終焉黃初四年詔公卿舉獨行君子司徒華

歆薦寧文帝即位徵寧遂將家屬浮海還郡公孫恭送之南郊加

贈服物自寧之東也度康恭前後所資賞皆受而藏諸既已西渡

盡封還之傅子曰是時康又已死嫡子不立而立弟恭恭懦弱而康孽子淵有雋才寧曰廢

嫡立庶下有異心亂之所由起也乃將家屬乘海即受徵寧在遼東積三十七年

乃歸其後淵果襲奪恭位叛國家而南連吳僭號稱王明帝使相國宣文侯征滅之遼東之死者

以萬計如寧所籌寧之歸也海中遇暴風船皆沒唯寧乘船自若時夜風晦冥船人盡惑莫知所

泊望見有火光輒越之得島島無居人又無火燼行詔以寧為太中大夫固辭不受

人咸異焉以為神光之祐也皇甫謐曰積善之應也

傅子曰寧上書天子且以疾辭曰臣聞傳說發夢以感殷宗高啓兆以動周文以通神之才悟

於聖主用能臣佐帝業克成大勳臣之器朽實非其人雖貪清時釋體蟬蛻內省頑病日薄西山

唯陛下聽野人山藪之願使

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傅子曰司空陳羣

又薦寧曰臣聞王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

又薦寧曰臣聞王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

又薦寧曰臣聞王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

又薦寧曰臣聞王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明帝即位太尉華歆遜位讓寧

又薦寧曰臣聞王

老者得盡微命書奏帝親覽焉

者顯善以消惡故湯與伊尹不仁者遠伏見徵士北海管寧行為世表學任人師清儉足以激濁
貞正足以矯時前雖徵命禮未優備昔司空荀爽家拜光祿先儒鄭玄即授司農若加備禮庶必
可致至延西序坐而論道必能昭明古今有益大化遂下詔曰太中大夫管寧耽懷道德服膺六藝

清虛足以侔古廉白可以當世曩遭王道衰缺浮海遁居大魏受

命則襁負而至斯蓋應龍潛升之道聖賢用舍之義而黃初以來

徵命屢下每輒辭疾拒違不至豈朝廷之政與生殊趣將安樂山

林往而不能反乎夫以姬公之聖而耆德不降則鳴鳥弗聞尚書君

造德不降我則鳴鳥不聞矧曰其有能格鄭玄曰耆老也也詩云小子有造老成德之人以

不降去與我並在位則鳴鳥之聲不得聞况乃曰有能德於天者乎言必無也鳴鳥謂鳳也以

秦穆之賢猶思詢乎黃髮况朕寡德曷能不願聞道于子大夫哉

今以寧為光祿勳禮有大倫君臣之道不可廢也望必速至稱朕

意焉又詔青州刺史曰寧抱道懷真潛翳海隅比下徵書違命不

至盤桓利居高尚其事雖有素履幽人之貞而失考父茲恭之義

使朕虛心引領歷年其何謂邪徒欲懷安必肆其志不惟古人亦

有翻然改節以隆斯民乎日逝月除時方已過澡身浴德將以曷

為仲尼有言吾非斯人之徒與而誰與哉其命別駕從事郡丞掾

奉詔以禮發遣寧詣行在所給安車吏從茵蓐道上廚食上道先

奏寧稱草莽臣上疏曰臣海濱孤微罷農無伍祿運幸厚橫蒙陛

下纂承洪緒德侔三皇化溢有唐久荷渥澤積祀一紀不能仰答

陛下恩養之福沈委篤痼疾彌留違臣隸顛倒之節夙宵戰

怖無地自厝臣元年十一月被公車司馬令所下州郡八月甲申

詔書徵臣更賜安車衣被茵蓐以禮發遣光寵竝臻優命屢至怔

營竦息悼心失圖思自陳聞申展愚情而明詔抑制不令稍修章

表是以鬱滯訖于今日誠謂乾覆恩有紀極不意靈潤彌以隆赫

奉今年二月被州郡所下三年十二月辛酉詔書重賜安車衣服

別駕從事與郡功曹以禮發遣又特被璽書以臣為光祿勳躬秉

勞謙引喻周秦損上益下受詔之日精魄飛散靡所投死臣重自
省揆德非園綺而蒙安車之榮功無竇融而蒙璽封之寵奈稅駕
下荷棟梁之任垂沒之命獲九棘之位懼有朱博鼓妖之旨又年
疾日侵有加無損不任扶輿進路以塞元責望慕閭闔徘徊闕庭
謹拜章陳情乞蒙哀省抑恩聽放無令骸骨填於衢路自黃初至
于青龍徵命相仍常以八月賜牛酒詔書問青州刺史程喜寧爲
守節高平審老疾九頓邪喜上言寧有族人管貢爲州吏與寧隣
比臣常使經營消息貢說寧常著阜帽布襦袴布裙隨時單複出
入閨庭能自任杖不須扶持四時祠祭輒自力彊改加衣服著絮
巾故在遼東所有白布單衣親薦饌饋跪拜成禮寧少而喪母不
識形象常特加觴泫然流涕又居宅離水七八十步夏時詣水中
澡灑手足闕於園圃臣揆寧前後辭讓之意獨自以生長潛逸耆

艾智衰是以棲遲每執謙退此寧志行所欲必全不爲守高

高十傳曰管寧

自越海及歸常坐一木几積五十餘年未嘗箕股其榻上富漆處皆穿

始二年太僕陶丘一永寧衛尉孟觀侍

中孫邕中書侍郎王基薦寧曰臣聞龍鳳隱耀應德而臻明哲潛
遁俟時而動是以鶯鶯鳴岐周道興隆四皓爲佐漢帝用康伏見
太中大夫管寧應二儀之中和總九德之純懿含章素質冰潔淵
清玄虛澹泊與道逍遙娛心黃老游志六藝升堂入室究其闡奧
韜古今於胸懷包道德之機要中平之際黃巾陸梁華夏傾蕩王
綱弛頓遂避時難乘桴越海羈旅遼東三十餘年在乾之始匿景
藏光嘉遁養古韜韜儒墨潛化傍流暢於殊俗黃初四年高祖文
皇帝疇諮羣公思求雋乂故司徒華歆舉寧應選公車特徵振翼
遐裔翩然來行遇屯厄遭罹疾病卽拜太中大夫烈祖明皇帝
嘉美其德登爲光祿勳寧疾彌留未能進道今寧舊疾已瘳行年

八十志無衰倦環堵篋門偃息窮巷飯糲糊口并日而食吟詠詩
書不改其樂困而能通遭難必濟經危蹈險不易其節金聲玉色
久而彌彰揆其終始殆天所祚當贊大魏輔亮雍熙袞職有闕羣
下屬望昔高宗刻象營求賢哲周文啓龜以卜良佐况寧前朝所
表名德已著而久棲遲未時引致非所以奉遵明訓繼成前志也
陛下踐阼纂承洪緒聖敬日躋超越周成每發德音動諮師傅若
繼二祖招賢故典賓禮雋邁以廣緝熙濟濟之化侔於前代寧清
高恬泊擬跡前軌德行卓絕海內無偶歷觀何世玉帛所命申公
枚乘周黨樊英之儔測其淵源覽其清濁未有厲俗獨行若寧者
也誠宜束帛加璧備禮徵聘仍授几杖延登東序敷陳墳素坐而
問道上正璇璣協和皇極下阜羣生彝倫攸敘必有可觀光益大
化若寧固執匪石守志箕山追迹洪崖參蹤巢許斯亦聖朝同符

唐虞優賢揚歷垂聲千載今文尚書曰優賢揚歷謂揚其所歷雖出處殊塗

俯仰異體至於興治美俗其揆一也於是特具安車蒲輪束帛加

璧聘焉會寧卒時年八十四拜子邈郎中後為博士初寧妻先卒

知故勸更娶寧曰每省曾子王駿之言意常嘉之豈自遭之而違

本心哉傅子曰寧以衰亂之時世多妄變氏族者違聖人之制非禮命姓之意故著氏姓歌以

之與人子言教以孝與人弟言教以悌言及人臣誦以忠貌其恭言其順觀其行逸然若不可及

即之慨然甚柔而溫因其事而道之於善是以漸之者無不化焉寧之天下知與不知聞之

無不嗟歎醇德之所時鉅鹿張璠字子明潁川胡昭字孔明亦養志不仕

并州牧高幹表除樂平令不就徙遁常山門徒且數百人遷居任

縣太祖為丞相辟不詣太和中詔求隱學之士能消災復異者郡

累上璠發遣老病不行廣平太守盧毓到官三日綱紀白承前致

版謁璠毓教曰張先生所謂上不事天子下不友諸侯者也豈此

版謁所可光飾哉但遣主簿奉書致羊酒之禮青龍四年辛亥詔
書張掖郡玄川溢涌激波奮蕩寶石負圖狀像靈龜宅于川西崑
然磐峙倉質素章麟鳳龍馬煥炳成形文字告命粲然著明太史
令高堂隆上言古皇聖帝所未嘗蒙實有魏之禎命東序之世寶
尚書顧命篇曰大玉夷玉天球河圖在東序注曰河圖圖出于河帝王聖者之所受事班天下任令于綽連齋以問琯琀
密謂綽曰夫神以知來不追已往禎祥先見而後廢興從之漢已
久亡魏已得之何所追與徵祥乎此石當今之變異而將來之禎
瑞也正始元年戴篤之鳥巢琯門陰琯告門人曰夫戴篤陽鳥而
巢門陰此凶祥也乃援琴歌詠作詩二篇旬日而卒時年一百五
歲是歲廣平太守王肅至官教下縣曰前在京都聞張子明來至
問之會其已亡致痛惜之此君篤學隱居不與時競以道樂身昔
絳縣老人屈在泥塗趙孟升之諸侯用睦愍其耄勤好道而不蒙

榮寵書到遣吏勞問其家顯題門戶務加殊異以慰既往以勸將

來胡昭始避地冀州亦辭袁紹之命遁還鄉里太祖爲司空丞相

頻加禮辟昭往應命既至自陳一介野生無軍國之用歸誠求去

太祖曰人各有志出處異趣勉卒雅尚義不相屈昭乃轉居陸渾

山中躬耕樂道以經籍自娛閭里敬而愛之高士傳曰初晉宣帝爲布衣特與昭有舊同郡閭生等謀害帝

昭聞而步陟險遊生於崦澠之間止生不肯昭與結誠生感其義乃止昭因與所聚樹共盟而別昭雖有陰德於帝口終不言人莫知之信行者於鄉隣建安十六年百姓聞馬超叛避兵入山者千餘家飢乏漸相劫略昭常避辭以解之是以寇難消息衆咸宗焉故其所居部落中三百里無相侵乘者建安二十三年陸渾長張

固被書調丁夫當給漢中百姓惡憚遠役並懷擾擾民孫狼等因

興兵殺縣主簿作爲叛亂縣邑殘破固率將十餘吏卒依昭住止

招集遺民安復社稷狼等遂南附關羽羽授印給兵還爲賊寇到

陸渾南長樂亭自相約誓言胡居士賢者也一不得犯其部落一

川賴昭咸無怵惕天下安輯徙宅空陽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怨甚重

高士傳曰幽州刺史杜恕嘗過昭所居草廬之中言事論理辭意謙敬怨甚重

焉太尉蔣濟辟不就 正始中驃騎將軍趙儼尚書黃休郭彝散騎常侍荀顗鍾

毓太僕庾亮 案庾氏譜疑字劭然穎川人丁儼字玄默晉尚書賜翟子寔弟通字德先太

通之孫太尉文康公亮司空 弘農太守何植等 容貌甚偉歷幽州刺史廷尉入晉為尚書

光祿大夫植子奮後將軍勛車騎將軍植豫州刺史其餘多 遞薦昭曰天真高絜老

而彌篤玄虛靜素有夷皓之節空蒙徵命以勵風俗 高士傳曰朝廷以

事且須後之昭以故不即徵後顯休復與庾亮薦 昭有詔訪於本州評議侍中韋誕駁曰禮賢徵

上王政之所重也古者考行於鄉今顯等位皆常 但納言疑為卿佐足以取信附下罔上忠臣之

所不行也昭宿德者艾遺逸山林 世所高尚誠宜嘉異乃從誕議也 至熹平二年公車特徵會卒年八十九拜

子纂郎中初昭善史書與鍾繇邯鄲淳衛顛韋誕並有名尺牘之

迹動見模楷焉 傅子曰胡徵君怡怡無不受也雖僕隸必加禮焉外同乎俗內秉純絜心

有隱者焦先河東人也魏略曰先字孝然中平末 白波賊起時先年十餘與同郡侯武陽相隨

武陽年小有母才與相扶接避白波東客揚州取 婦建安初來西還武陽詣太陽占戶先留陝界

至十八年關中亂先失家獨竄於河濱間食草 飲水無衣履時太陽長朱南望見之謂為亡上

欲遣於捕取武陽語縣此狂癡人耳遂注其籍給 櫛日五升後有疫病人多死者縣常使埋藏童

兒豎子皆輕易之然其行不踐邪徑必循阡陌及 其掃捨不取大德飢不苟食寒不苟衣結草以

為糞料頭徒洗髮出見婦人則隱翳須去乃出向 作一瓜牛廬淨掃其中營木為牀布草蓐其上

至天寒時積火以自炙唯吟獨語則出為人客作飽食 而已不取其直又出於道中避近與人

相遇輒下道藏匿或問其故常言草茅之人與狐兔同羣 不肯妄語太和青龍中嘗持一杖南渡

淺河水輒獨云未可也由是人頗疑其不狂至熹平中太 守賈穆初之官故過其廬先見穆再拜

穆與語不應與食不食穆謂之曰國家使我來為卿作君 戎食卿卿不肯食我與卿語卿不應我

如是我不中為卿作君當去耳先乃曰寧有是邪遂不復 語其明年大發卒將伐吳有竊問先今

詩吳何如先不肯應而謬歌曰祝魴祝魴非魚非肉更相 追逐本心為當殺祥羊更殺其殺祥邪

郡人不知其謂會諸軍敗好事者乃推其意疑將羊謂吳 殺祥羊魏於是後人會謂之隱者也議

郎河東董經特嘉異節與先非故人密往觀之經到乃奮 其白鬚為如與之有舊者謂曰阿先關

乎念共避白波時不先熟視而不言經素知其昔受武陽 恩因復曰念武陽不邪先乃曰已報之

矣經又復挑欲與語遂不肯復應後歲餘病亡時年八十九矣 高士傳曰世莫知先所出或言

生乎漢末自陝居大陽無父母兄弟妻子見漢室衰乃自 絕不言及魏受禪常結草為廬於河之

滸獨止其中冬夏恒不著衣臥不設席又無草蓐以身親 土其體垢汗皆如泥漆五形盡露不行

人間或數日一食飲食則為人質作人以衣衣之乃使限 功受直足得一食輒去人欲多與終不

肯取亦有數日不食時行不由邪徑目不與女子逆視口 未嘗言雖有驚急不與人語遺以食物

皆不受河東太守杜愨嘗以衣服迎見而不與語司馬景 王聞而使安定太守董經因事過視又

不肯語經以為大賢其後野火燒其廬先因露寢遭冬雪 大至先袒臥不移人以為死就視知生

不以為病人莫能審其意幾年可自歲餘乃卒或問皇甫 謚曰焦先何人曰吾不足以知之也考

之於衣可略而言矣夫世之所常趨者榮味也形之所不 可釋者衣裳也身之所不可離者室宅

也口之所不能已者言語也心之不可絕者親戚也今焦 先棄榮味釋衣服離室宅絕親戚閉口

不言曠然以天地為棟宇闔然合至道之前出羣形之表 入玄寂之幽一世之人不足以挂其意

四海之廣不能以回其顧妙乎與夫三皇之先者同矣結 繩已來未及其至也豈羣言之所能髣

髴常心之所得測量哉彼行人所不能行堪人所不能堪 犯寒暑不以傷其性居曠野不以恐其

形遭驚急不以迫其慮離榮愛不以累其心損視聽不以 汙其耳目舍足於不損之地居身於獨

立之處延年歷百壽越期頤離上議不能尚也自羲皇已 來一人而已矣 魏氏春秋曰故梁州

魏氏春秋曰故梁州

魏氏春秋曰故梁州

魏氏春秋曰故梁州

荆史耿輔以先為仙人也北地傳云謂之性同禽獸並為之傳而莫能測之魏略又載扈累及
寒貧者累字伯重京兆人也初平中山東人有青牛先生者字正方客三輔曉知星歷風角身情
常食青精荒華年似如五六十年人或親識之謂其已百餘歲矣初累年四十餘隨正方遊學人
謂之得其術有婦無子建安十六年三輔亂又隨正方南入漢中漢中壞正方入蜀累與相失隨
徙民詣鄴遭疾疫喪其婦至黃初元年又徙詣洛陽遂不復娶婦獨居道側以甄甄為障施一廚
林食宿其中晝日潛思夜則仰觀星宿吟詠內書人或問之閉口不肯言至嘉平中入九十裁
若四五者縣官以其孤老給廩日五升五升不足食頗行傭作以裨糧糧盡復出人與不取食
不求美衣弊緇故後一二年病寒貧者本姓石字德林安定人也建安初客三輔是時長安有
宿儒樂文傳者門徒數千德林亦就學始精詩書後好內事於眾輩中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
南入漢中初不治產業不畜妻孥常讀老子五千文及諸內書晝夜吟詠到二十五年漢中破隨
眾還長安遂癡愚不復識人食不求味冬夏常衣弊布連結衣體如無所勝目如無所見獨居窮
巷小屋無親里人與之衣食不肯取郡縣以其鰥窮給廩日五升食不足頗行乞乞不取多人問
其姓字口不肯言故因號之曰寒貧也或素有與相知者往往存恤之輒拜跪由是人謂其不癡車
騎將軍郭淮以意氣呼之問其所欲亦不肯言淮因與哺糲及衣不取其衣取其脯一胸脯一升
而止臣松之按魏略云焦先及揚沛並作瓜牛廬止其中以為瓜當作蝸蝸牛螺蟲之有角者
也俗或呼為黃犢先等作園舍形如蝸牛蔽故謂之瓜牛廬莊子曰有國於蝸之左角者曰觸氏
有國於右角者曰蠻氏時相與爭地而戰伏
尸數萬遂北旬有五日而後反謂此物也

評曰袁渙邴原張範躬履清蹈進退以道臣松之以為清蹈也躬履清蹈近非言也蓋是貢

禹兩龔之匹涼茂國淵亦其次也張承各行亞範可謂能弟矣田

疇抗節王修忠貞足以矯俗管寧淵雅高尚確然不拔張璠胡昭

闔門守靜不營當世故并錄焉

此頁為書中空白欄位，僅有極淡的墨迹，無可辨識之文字。

關門守精不營當世姑共終焉

魏書十二

崔毛徐何邢鮑司馬傳第十二

三國志十二

崔琰字季珪清河東武城人也少樸訥好擊劍尚武事年二十三鄉移為正始感激讀論語韓詩至年二十九乃結公孫方等就鄭玄受學學未朞徐州黃巾賊攻破北海玄與門人到不其山避難時穀糴縣乏玄罷謝諸生琰既受遣而寇盜充斥西道不通於是周旋青徐兗豫之郊東下壽春南望江湖自去家四年乃歸以琴書自娛大將軍袁紹聞而辟之時士卒橫暴掘發丘壠琰諫曰昔孫卿有言士不素教甲兵不利雖湯武不能以戰勝今道路暴骨民未見德宜敕郡縣掩骼埋胔示憐恤之愛追文王之仁紹以為騎都尉後紹治兵黎陽次于延津琰復諫曰天子在許民望助順不如守境述職以寧區宇紹不聽遂敗于官渡及紹卒二子交爭

爭欲得琰琰稱疾固辭由是獲罪幽於囹圄賴陰夔陳琳營救得免太祖破袁氏領冀州牧辟琰為別駕從事謂琰曰昨按戶籍可得三十萬眾故為大州也琰對曰今天下分崩九州幅裂二袁兄弟親尋干戈冀方蒸庶暴骨原野未聞王師仁聲先路存問風俗救其塗炭而校計甲兵唯此為先斯豈鄙州士女所望於明公哉太祖改容謝之于時賓客皆伏失色太祖征并州留琰傳文帝於鄴世子仍出山獵變易服乘志在驅逐琰書諫曰蓋聞盤于游田書之所戒魯隱觀魚春秋譏之此周孔之格言一經之明義殷鑒夏后詩稱不遘子卯不樂禮以為忌此又近者之得失不可不深察也袁族富彊公子寬放盤游滋侈義聲不聞哲人君子俄有色斯之志熊羆壯士墮於吞噬之用固所以擁徒百萬跨有河朔無所容足也今邦國殄瘁惠康未洽士女企踵所思者德况公親御

戎馬上下勞勩世子安瀉大路慎以行正思經國之高略內鑒進戒外揚遠節深惟儲副以身為寶而猥襲虞旅之賤服忽馳驚而陵險志雉免之小娛忘社稷之為重斯誠有識所以惻心也唯世子燔翳捐褶以塞眾望不令老臣獲罪於天世子報曰昨奉嘉命惠示雅數欲使燔翳捐褶翳已壞矣褶亦去焉後有此比蒙復誨諸太祖為丞相琰復為東西曹掾屬徵事初授東曹掾教曰君有伯夷之風史魚之直貪夫慕名而清壯士尚稱而厲斯可以率時者已故授東曹往踐厥職魏國初建拜尚書時未立太子臨菑侯植有才而愛太祖狐疑以函令密訪於外唯琰露板答曰蓋聞春秋之義立子以長加五官將仁孝聰明宜承正統琰以死守之植琰之兄女壻也太祖貴其公亮喟然歎息世語曰植妻衣繡太祖登臺見之以違制命還家賜死遷中尉琰聲姿高暢眉目疏朗鬚長四尺甚有威重朝士瞻望而太祖

亦敬憚焉

先賢行狀曰琰清忠高亮雅識經遠推方直道正色於朝魏士初載委授銓衡總齊清議十有餘年文武羣才多所明拔朝廷歸高天下稱仁琰嘗薦

鉅鹿楊訓雖才好不足而清貞守道太祖卽禮辟之後太祖爲魏

王訓發表稱贊功伐褒述盛德時人或笑訓希世浮僞謂琰爲失

所舉琰從訓取表草視之與訓書曰省表事佳耳時乎時乎會當

有變時琰本意譏論者好譴呵而不尋情理也有白琰此書傲世

怨謗者太祖怒曰諺言生女耳耳非佳語會當有變時意指不遜

於是罰琰爲徒隸使人視之辭色不撓太祖令曰琰雖見刑而通

賓客門若市人對賓客虬須直視若有所矚遂賜琰死

魏略曰人得琰書以裏情寵持

其籠行部道中時有與琰宿不平者遂見琰名著情寵從而視之遂白之太祖以爲琰腹誹心謗

乃收付獄免刑輸徒前所白琰者又復白之云琰爲徒虬鬚直視心似不平時太祖亦以爲然遂

欲殺之乃使清大吏往經營琰教吏曰三日期消息琰不悟後數日吏故白琰平安公忿然始

琰與司馬朗善晉宣王方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

臣松之琰謂朗曰子之弟聰哲明允剛斷英時殆非子之所及也

時殆非子之所及也

琰從弟林少無名望雖姻族猶多輕之而琰常曰此所謂大

成者也終必遠至涿郡孫禮盧毓始入軍府琰又名之曰孫疏亮

亢烈剛簡能斷盧清警明理百鍊不消皆公才也後林禮毓咸至

鼎輔及琰友人公孫育宋階早卒琰撫其遺孤恩若已子其鑒識

篤義類皆如此

魏略曰明帝時崔林嘗與司空陳羣共論冀州人士稱琰爲首群以初

太祖性忌有所不堪者魯國孔融

融字文舉續漢書曰孔子二十世孫也高祖

河南尹李膺有重名敕門下簡通賓客非常世英賢及通家子孫弗見也融年十餘歲欲觀其爲

人遂造膺門語門者曰我李君通家子孫也膺見融問曰高明父祖嘗與僕周旋乎融曰然先君

孔子與君先人李老君同德比義而相師友則融與君累世通家也衆坐奇之僉曰異童子也太

中大夫陳燿後至同坐以告燿燿曰人小時了了者大亦未必奇也融答曰卽如所言君之幼時

壯實慧乎膺大笑顧謂曰高明長大必爲偉器山陽張儉以忠正爲中常侍俟覽所忿疾覽爲刑

章下州郡捕儉儉與融見襄有舊亡校張儉出時融年十六儉以其少不告也融知儉長者有

窘迫色謂曰吾獨不能爲君主邪因留舍藏之後事世國相以下密就掩捕儉得脫走登時收融

及襲送獄融曰保納藏舍者融也融當坐之襲曰彼來求我罪我之由非弟之過我當坐之兄弟

爭死郡縣疑不能決乃上獻詔書令襲坐焉融由是名震遠近與平原陶丘洪陳留邊讓並以俊

秀爲後進冠蓋融持論經理不及讓等而逸才宏博過之司徒大司馬掾舉高第舉遷北軍中候

虎賁中郎將北海相時年二十八承黃巾殘破之後修復城邑崇學校設庠序舉賢才顯儒士以

彭璆爲方正郡原爲有道王脩爲孝廉告高密縣爲鄭玄特立一鄉名爲鄭公鄉又國人無後及

四方遊士有死三者皆為棺木以殯葬之郡人甄子然孝行知名早卒融恨不及之乃令配食縣社其禮賢如此在郡六年劉備表融領青州刺史建安元年徵還為將作大匠遷少府每朝會訪對輒為議主諸卿大夫寄名而已司馬彪九州春秋曰融往北海自以智能優盛益才命世當時豪俊皆不能及亦自許大志且欲舉軍耀甲與羣賢要功自於海岱結殖根本不肯碌碌如平居郡守事方伯起期會而已然其所任用好奇取異皆輕割之才至於稽古之士謬為恭敬禮之雖備不與論國事也高密鄭玄稱之鄭公執子孫禮及高談教令盈溢官曹辭氣溫雅可玩而論論事考實難可悉行但能張際網羅其自理其疏租賦少稽一朝殺五部督郵姦民汚吏猾亂朝市亦不能治幽州精兵亂至徐州卒到城下舉國皆恐融直出說之令無異志遂與別校謀夜襲幽州幽州軍敗恣有其眾無幾時還復叛亡黃巾將至融大飲醇酒躬自土馬禦之涑水之上宥令上部與融相拒兩翼徑流水直到所治城城潰融不得入轉至南縣左右精叛連年領覆事無所濟遂不能保障四境棄郡而去後徙徐州以北海相自還領青州刺史治郡北陲欲附山東外接遼東得戎馬之利建樹根本孤立一隅不與共也于時曹袁公孫共相首尾戰士不滿數百殺不至萬斛王子法劉孔慈凶辨小才信為腹心左承祖劉義遜清雋之士備在坐席而已言此民望不可失也承祖勸融自託疆國融不聽而殺之義遜棄去遂為袁譚所攻自春至夏城小寇眾流矢雨集然融憑几安坐讀書論議自若城壞眾亡身奔山東室家為譚所虜張熾漢紀曰融在郡八年僅以身免帝初許融以為方略依舊制定王畿正司隸所部為千里之封乃引公卿上書言其義是時天下草創曹袁之權未分融所建明不識時務又天性氣爽頗推平生之意狎侮太祖太祖制酒禁而融書謂之曰天有酒旗之星地列酒泉之郡人有酒德之德故堯不飲于鍾無以成其聖且桀紂以色亡國今令不禁婚姻也太祖外雖寬容而內不能平御史大夫郗慮知音以法免融官歲餘拜太中大夫雖居家失執而賓客日滿其門愛才樂酒常嘆曰坐上客常滿樽中酒不空吾無憂矣虎賁士有貌似蔡邕者融每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刑其好士如此續漢書曰太尉楊彪與袁術婚姻術酒酣輒引與同坐曰雖無老成人尚有典聞之不及朝服往見太祖曰楊公界世清德四葉重光周書父子兄弟罪不相及況以袁氏之罪乎易稱積善餘慶但欺人耳太祖曰國家之意也融曰假使成王欲殺召公則嵩公可得言不知

邪今天下綴綬搢紳之士所以瞻仰明公者以明公聰明仁智輔相漢朝舉直錯枉致之雍熙耳今橫殺無辜則海內觀聽誰不解體孔融魯國男子明日便當裹衣而去不復朝矣太祖意解遂理出彪魏氏春秋曰袁紹之敗也融與太祖書曰武王伐紂以如已賜虜公太祖以融學博謂書傳所紀後見問之對曰以今度之想其當然耳十三年融對孫權使有訕謗之言坐棄市二子年八歲時方奕棋融被收端坐不起左右曰而父見執不起何也二子曰安有巢毀而卵不破者乎遂俱見殺融有高名清才世多哀之太祖懼遠近之議也乃令曰太中大夫孔融既伏其罪矣然世人多採其虛名少於核實見融浮豔好作變異眩其詭詐不復察其亂俗也此州人說平原稱衡受傳融論以為父母與人無親譬若鏡器寄盛其中又言若遭饑饉而父不肯寧贈活餘人融違天反道敗倫亂理肆市朝猶恨其晚更以此事列上宣示諸軍將校屬皆使聞見世語曰融二子皆齟齬融見收顧謂二子曰何以不辭二子曰俱曰父尚如此復何所辭以為必俱死也臣松之以為世語云融二子不辭知必俱死猶差可安如孫盛之言誠所未嘗入歲小兒能不起若在暇豫者乎昔申生就命言不忘父不以己身將死而廢念父之情也父安猶尚若茲而況於融乎哉盛以此為美談無乃賊夫人之子與蓋由好奇情多而不知言之傷理南陽許攸魏略曰攸字子遠少與袁紹及太祖善初平中隨紹在冀州嘗在坐席言議官渡之役諫破走及後得冀州攸有功焉攸自恃勲勞時與太祖相戲每在席不自限齊至呼太祖小字曰某甲卿不得我不得冀州也太祖笑曰汝言是也然內嫌之其後從行出對東門顧謂左右曰此家非得我則不得出入此門也人有曰者遂見收治妻主皆以恃舊不虔見誅魏略曰妻主字千伯少與太祖後詣太祖太祖以為大將不使典兵常在坐席言議及河北平定隨在冀州其後太祖從諸子出遊于伯時亦隨從子伯謂左右曰此家父子如今日為樂也人有白者太祖以為有腹誹意遂收治之吳書曰子伯少有猛志嘗嘆息曰男兒居世當得數萬兵匹騎著後耳儂輩笑之後坐賊亡命被繫當死得偷獄出捕者追之急子伯乃變衣服如助捕者吏不覺遂以得免會

天下義兵起于伯亦合眾與劉表相依後歸曹公遂為所用軍國大計常與馬超表曹公向荆
州表子琮降以節迎曹公諸將皆疑許曹公以問子伯子曰天下擾攘各貪王命以自重今以
節來是必至誠曹公曰大善遂進兵龍旗子伯家累千金曰婁子伯富樂於孤但統不如孤耳從
破馬超等子伯功為多曹公常嘆曰子伯之計孤不及也後與南郡習授同載見曹公出授曰父
子如此何其快耳子伯曰居世間當自為之而但觀他人乎授乃白之遂見諫 魚豢曰古人有
言曰得鳥者羅之一目也然張一目之羅終不得鳥矣鳥能遠飛遠飛者六翮之力也然無眾毛
之助則飛不遠矣以此推之大魏之作 而琰最為世所嘆惜至今冤之 世語曰琰兄
雖有功臣亦未必非茲輩胥付之由也

荀綽冀州紀云諒即琰之孫也

毛玠字孝先陳留平丘人也少為縣吏以清公稱將避亂荊州未
至聞劉表政令不明遂往魯陽太祖臨兗州辟為治中從事玠謂
太祖曰今天下分崩國主遷移生民廢業饑饉流亡公家無經歲
之儲百姓無安固之志難以持久今袁紹劉表雖士民眾彊皆無
經遠之慮未有樹基建本者也夫兵義者勝守位以財宜奉天子
以令不臣修耕植畜軍資如此則霸王之業可成也太祖敬納其
言轉幕府功曹太祖為司空丞相玠嘗為東曹掾與崔琰並典選

舉其所舉用皆清正之士雖於時有盛名而行不由本者終莫得
進務以儉率人由是天下之士莫不以廉節自勵雖貴寵之臣輿
服不敢過度太祖歎曰用人如此使天下人自治吾復何為哉文
帝為五官將親自詣玠屬所親眷玠答曰老臣以能守職幸得免
戾今所說人非遷次是以不敢奉命大軍還鄴議所并省玠請謁
不行時人憚之咸欲省東曹乃共白曰舊西曹為上東曹為次宜
省東曹太祖知其情令曰日出於東月盛於東凡人言方亦復先
東何以省東曹遂省西曹初太祖平柳城班所獲器物特以素屏
風素馮几賜玠曰君有古人之風故賜君古人之服玠居顯位常
布衣蔬食撫育孤兒子甚篤賞賜以振施貧族家無所餘遷右軍
師魏國初建為尚書僕射復典選舉 先賢行狀曰玠雅亮公正
在官清恪其典選舉拔貞實斥華偽進遜行抑阿黨諸宰官治
民功績不著而私財豐足者皆免黜停廢久不選用于時四海翕然莫不勵行至乃長吏選者皆
面議示常乘柴車軍吏入府朝服走行人擬壺食之禁象濯纓之操貴者無穢欲之累賤者絕

奸貨之求吏潔于上俗移于下民到于今稱之

時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玠密諫曰近者袁

紹以嫡庶不分覆宗滅國廢立大事非所宜聞後羣僚會玠起更衣太祖目指曰此古所謂國之司直我之周昌也崔琰既死玠內不悅後有白玠者出見黥面反者其妻子沒爲官奴婢玠言曰使大不雨者蓋此也太祖大怒收玠付獄大理鍾繇詰玠曰自古聖帝明王罪及妻子書云左不共左右不共右子則孥戮女司寇之職男子入于罪隸女子入于舂槁漢律罪人妻子沒爲奴婢黥面漢法所行黥墨之刑存于古典今真奴婢祖先有罪雖歷百世猶有黥面供官一以寬良民之命二以宥并罪之辜此何以負於神明之意而當致早按典謀急恒寒若舒恒燠若寬則亢陽所以爲旱玠之吐言以爲寬邪以爲急也急當陰霖何以反旱成湯聖世野無生草周宣令主旱魃爲虐亢旱以來積三十年歸咎黥面爲

相值不衛人伐邢師興而雨罪惡無徵何以應天玠譏諂之言流於下民不悅之聲上聞聖聽玠之吐言執不獨語時見黥面凡爲幾人黥面奴婢所識知邪何緣得見對之歎言時以語誰見答云何以何日月於何處所事已發露不得隱欺具以狀對玠曰臣聞蕭生縊死困於石顯賈子放外讒在絳灌白起賜劔於杜郵晁錯致誅於東市伍員絕命於吳都斯數子者或妒其前或害其後臣垂齟執簡累勤取官職在機近人事所竄屬臣以私無執不絕語臣以冤無細不理人情淫利爲法所禁法禁於利執能害之青蠅橫生爲臣作謗謗臣之人執不在他昔王叔陳生爭正王廷宣子平理命舉其契是非有宜曲直有所舂秋嘉馬是以書之臣不言此無有時人說臣此言必有徵要乞蒙宣子之辨而求王叔之對若臣以曲問卽刑之日方之安駟之贈賜劔之來比之重賞之惠

謹以狀對時桓階和洽進言救玠玠遂免黜卒于家

孫盛曰魏武於景失政刑矣易稱明

折庶獄傳有舉直錯枉庶獄明則國無怨民枉直當則民無不報本有微青蠅之聲信浸潤之
言謂可以允除四海惟清編罪者也昔者漢高獄蓋何出復相之玠之一責亦見擯放二注厚
太祖賜棺器錢百中拜子機郎中

徐奕字季才東莞人也避難江東孫策禮命之奕改姓名微服還

本郡太祖為司空辟為掾屬從西征馬超超破軍還時關中新服

未甚安留奕為丞相長史鎮撫西京西京稱其威信轉為雍州刺

史復還為東曹屬丁儀等見寵於時竝害之而奕終不為動

魏書曰或謂奕

曰夫以史魚之直孰與蘧伯玉之智丁儀方貴重宜思所以下之奕曰以公明聖儀豈得久行其偽乎且姦以事君者吾所能禦也子寧以他規哉 傅子曰武皇帝至明也崔琰徐奕一時清賢皆以忠信顯於魏朝儀間之徐奕失位而崔琰被誅

奕曰君之忠亮古人不過也然微太嚴昔西門豹佩韋以自緩夫

能以柔弱勝剛彊者望之於君也今使君統留事孤無復還顧之

憂也魏國既建為尚書復典選舉遷尚書令太祖征漢中魏諷等

謀反中尉楊俊左遷太祖歎曰諷所以敢生亂心以吾爪牙之臣

無過姦防謀者故也安得如諸葛豐者使代俊乎桓階曰徐奕其

人也太祖乃以奕為中尉手令曰魯楚有子玉文公為之側席而

坐汲黯在朝淮南為之折謀詩稱邦之司直君之謂與在職數月

疾篤乞退拜諫議大夫卒

魏書曰文帝每與朝臣會同未嘗不嗟歎思亦之為人奕無子詔以其族子統為郎以奉奔後

何夔字叔龍陳郡陽夏人也曾祖父熙漢安帝時官至車騎將軍

華嶠漢書曰熙字孟孫少有大志不拘小節身長八尺五寸體貌魁梧善為容儀舉孝廉為謁者贊拜殿中音動左右和帝佳之歷為司隸校尉大司農永初二年南單于與烏桓俱反以熙行車
騎將軍征之累有功烏桓請降單于復稱臣如舊會熙暴疾卒
夔幼喪父與母兄居以孝友稱長八尺三寸

容貌矜嚴

魏書曰漢夫關宜用事夔從父衡為尚書有直言由是在黨

袁術至壽春辟之夔不應然遂為術所留久之術與橋蕤俱攻圍

蕤陽蕤陽為太祖固守術以夔彼郡人欲脅令說蕤陽夔謂術謀

臣李業曰昔柳下惠聞伐國之謀而有憂色曰吾聞伐國不問仁

人斯言何為至於我哉遂遁匿瀟山術知夔終不為已用乃止術
從兄山陽太守遺母夔從姑也是以雖恨夔而不加害建安二年
夔將還鄉里度術必急追乃間行得免明年到本郡頃之太祖辟
為司空掾屬時有傳袁術軍亂者太祖問夔曰君以為信不夔對
曰天之所助者順人之所助者信術無信順之實而望天人之助
此不可以得志於天下夫失道之主親戚叛之而況於左右乎以
夔觀之其亂必矣太祖曰為國失賢則亡君不為術所用亂不亦
宜乎太祖性嚴掾屬公事往往加杖夔常畜毒藥誓死無辱是以
終不見及孫盛曰夫君使臣以禮臣事君以忠是以上下休嘉道光洽公府掾屬古之造
豐刑黜可也加其捶扑之罰補以小懲之戒豈導之以德齊之以禮之謂與然士之出處安度德
授趾可不之節必審於所臨故高尚之徒抗心於青雲之表豈王侯之所能臣名器之所羈縻哉
自非此族委身世途否泰榮辱制之由時故箕子安於紂戮柳下夷於三黜蕭何周勃亦在縲紲
天豈不辱君命故也夔知時制而甘其寵挾藥要君以避微恥詩云唯此褊心何夔其有焉放之
可也出為城父令魏書曰自劉備叛後東南多變太祖以陳群為鄴令夔
之也父令諸縣皆用名士以鎮撫之其後吏民稍定 遷長廣太

守郡濱山海黃巾未平豪傑多背叛袁譚就加以官位長廣縣人
管承徒眾三千餘家為寇害議者欲舉兵攻之夔曰承等非生而
樂亂也習於亂不能自還未被德教故不知反善今兵迫之急彼
恐夷滅必并力戰攻之既未易拔雖勝必傷吏民不如徐喻以恩
德使容自悔可不煩兵而定乃遣郡丞黃珍往為陳成敗承等皆
請服夔遣吏成弘領校尉長廣縣丞等郊迎奉牛酒詣郡牟平賊
從錢眾亦數千夔率郡兵與張遼共討定之東牟人王營眾三千
餘家脅昌陽縣為亂夔遣吏王欽等授以計略使離散之旬月皆
平定是時太祖始制新科下州郡又收租稅綿絹夔以郡初立近
以師旅之後不可卒繩以法乃上言曰自喪亂已來民人失所今
雖小安然服教日淺所下新科皆以明罰敕法齊一大化也所領
六縣疆域初定加以饑饉若一切齊以科禁恐或不從教者有

不從教者不得不誅則非觀民設教隨時之意也先王辨九服之
賦以殊遠近制三典之刑以平治亂愚以為此郡宜依遠域新邦
之典其民間小事使長吏臨時隨宜上不背正法下以順百姓之
心比及三年民安其業然後齊之以法則無所不至矣太祖從其
言徵還參丞相軍事海賊郭祖寇暴樂安濟南界州郡苦之太祖
以夔前在長廣有威信拜樂安太守到官數月諸城悉平入為丞
相東曹掾夔言於太祖曰自軍興以來制度草創用人未詳其本
是以各引其類時忘道德夔聞以賢制爵則民慎德以庸制祿則
民興功以為自今所用必先核之鄉閭使長幼順敘無相踰越顯
忠直之賞明公實之報則賢不肖之分居然別矣又可修保舉故
不以實之令使有司別受其負在朝之臣時受教與曹並選者各
任其責上以觀朝臣之節下以塞爭競之源以督群下以率萬民

如是則天下幸甚太祖稱善魏國既建拜尚書僕射

魏書曰時丁儀兄弟方進寵儀與夔

不合尚書傳與謂夔曰儀不相好已甚于友毛玠等儀曰害之矣子宜少下之夔曰為不義
適足害其身焉能害人且懷姦佞之心立於明朝其得久于夔終不屈志儀後果以凶偽敗

文

帝為太子以涼茂為太傅夔為少傅特命二傅與尚書東曹並選
太子諸侯官屬茂卒以夔代茂每月朔太傅入見太子太子正法
服而禮焉他日無會儀夔遷太僕太子欲與辭宿戒供夔無往意
乃與書請之夔以國有常制遂不往其履正如此然於節儉之世
最為豪汰文帝踐阼封成陽亭侯邑三百戶疾病屢乞遜位詔報
曰蓋禮賢親舊帝王之常務也以親則君有輔弼之勳焉以賢則
君有醇固之茂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今君疾雖未瘳神明聽
之矣君其即安以順朕意夔論曰靖侯子曾嗣咸熙中為司徒

晉書曰曾字穎考正元中為司隸校尉時毋丘儉孫女適劉氏以孕繫廷尉女荀荀為武衛將軍
荀顛所表活既免辭請廷尉乞為官婢以贖女命曾使主簿陳咸為議議曰大魏承秦漢之弊未
及革制所以追戮已出之女誠欲殄醜類之族也若已產育則成他家之母於法則不足懲奸亂
之源於情則傷孝子之思男不御罪於他族而女獨嬰戮於二門非所以哀矜女弱均法制之大

分也臣以為在室之女可從父母之刑既醮之婦使從夫家之戮朝廷從之乃定律令晉諸公讚曰曾以高稚稱加性純孝位至太宰封朗陵縣公年八士餘薨諡曰元公子邵嗣邵字敬祖才識深博有經國體儀位亦至太宰諡康公子榮嗣邵庶兄遵字思祖有幹能少經清職終於太僕遵子綏字伯蔚亦以幹事稱永嘉中為尚書為司馬越所殺傳子稱曾及荀顛曰以文王之道事其親者其類昌何侯乎其荀侯乎古稱曾閔今曰荀何內盡其心以事其親外崇禮讓以接天下孝子百世之宗仁人天下之令也有能行仁孝之道者君子之儀表矣

邢顒字子昂河間鄭人也舉孝廉司徒辟皆不就易姓字適右北平從田疇游積五年而太祖定冀州顒謂疇曰黃巾起來二十餘年海內鼎沸百姓流離今聞曹公法令嚴民厭亂矣亂極則平請以身先遂裝還鄉里田疇曰邢顒民之先覺也乃見太祖求為鄉導以克柳城太祖辟顒為冀州從事時人稱之曰德行堂堂邢子昂除廣宗長以故將喪棄官有司舉正太祖曰顒篤於舊君有一致之節勿問也更辟司空掾除行唐令勸民農桑風化大行入為丞相門下督遷左馮翊病去官是時太祖諸子高選官屬令曰侯家吏宜得淵深法度如邢顒輩遂以為平原侯植家丞顒防閑以

禮無所屈撓由是不合庶子劉楨書諫植曰家丞邢顒北土之彥少秉高節玄靜澹泊言少理多真雅士也楨誠不足同貫斯人竝列左右而楨禮遇殊特顒反疏簡私懼觀者將謂君侯習近不肖禮賢不足採庶子之春華忘家丞之秋實為上招謗其罪不小以此反側後參丞相軍事轉東曹掾初太子未定而臨菑侯植有寵丁儀等竝贊翼其美太祖問顒顒對曰以庶代宗先世之戒也願陛下深重察之太祖識其意後遂以為太子少傅遷太傅文帝踐阼為侍中尚書僕射賜爵關內侯出為司隸校尉徙太常黃初四年薨子友嗣晉諸公贊曰顒曾孫喬字睿伯有體量局幹美於當世歷清職元康中與劉渙俱為尚書吏部郎稍遷至司隸校尉

鮑勛字叔業泰山平陽人也漢司隸校尉鮑宣九世孫宣後嗣有從上黨徙泰山者遂家焉勛父信靈帝時為騎都尉大將軍何進遣東募兵後為濟北相協規太祖身以遇害語在董卓傳武帝紀

魏書曰信父丹官至少府侍中世以儒雅顯少有大節寬厚愛人涉毅有謀大將軍何進辟拜騎都尉遺歸募兵得千餘人還到成臯而進已遇害信至京師董卓亦始到信知卓必為亂勸袁紹襲卓紹畏卓不敢發語在紹傳信乃引軍還鄉里收徒眾二萬騎七百輜重二千餘乘是歲太祖始起兵於巴吾信與弟韜以兵應太祖太祖與袁紹表信行破虜將軍韜裨將軍時紹眾最盛蒙天之所啓遂深自結納太祖亦親異焉汴水之敗信被瘡韜在陣戰亡紹劫奪韓馥位遂據冀州信於太祖曰奸臣乘釁蕩覆王室英雄奮節天下嚮應有義也今紹為盟主因權專利將自生亂是復有一卓也若抑之則力不能制祇以遭難又何能濟且可規大河之南以待其變太祖善之太祖為東郡太守表信為濟北相會黃中大眾入州界劉岱欲與戰信止之岱不從遂敗語在武紀太祖以賊恃勝而驕欲設奇兵挑擊之於壽張先與信出行戰地後步軍未至而卒與賊遇遂接戰信殊死戰以救太祖太祖僅得潰圍出信遂沒時在四十一雖遭亂起兵家本修儒治身至儉而厚養將士居無餘財士以此歸之

追錄信功表封勛兄邵新都亭侯

魏書曰邵有父風太祖嘉之加拜騎都尉使持節邵薨子融嗣

辟勛丞相

掾

魏書曰勛清白有高節知名於世

二十二年立太子以勛為中庶子徙黃門侍郎出

為魏郡西部都尉太子郭夫人弟為曲周縣吏斷盜官布法應棄市太祖時在譙太子留鄴數手書為之請罪勛不敢擅縱具列上勛前在東宮守正不撓太子固不能悅及重此事恚望滋甚會郡界休兵有失期者密敕中尉奏免勛官久之拜侍御史延康元年

太祖崩太子即王位勛以駙馬都尉兼侍中文帝受禪勛每陳今之所急唯在軍農寬惠百姓臺榭苑囿宜以為後文帝將出遊獵勛停車上疏曰臣聞五帝三王靡不明本立教以孝治天下陛下仁聖憫隱有同古烈臣冀當繼蹤前代令萬世可則也如何在諒闇之中修馳騁之事乎臣冒死以聞唯陛下察焉帝手毀其表而競行獵中道頃息問侍臣曰獵之為樂何如八音也侍中劉曄對曰獵勝於樂勛抗辭曰夫樂上通神明下和人理隆治致化萬邦咸又故移風易俗莫善於樂况獵暴華蓋於原野傷生育之至理櫛風沐雨不以時隙哉昔魯隱觀漁於棠春秋譏之雖陛下以為務愚臣所不願也因奏劉曄佞諛不忠阿順陛下過戲之言昔梁丘據取媚於遄臺曄之謂也請有司議罪以清皇朝帝怒作色罷還即出勛為右中郎將黃初四年尚書令陳羣僕射司馬宣王竝

舉勛爲宮正宮正卽御史中丞也帝不得已而用之百寮嚴憚罔不肅然六年秋帝欲征吳羣臣大議勛面諫曰玉師屢征而未有所克者蓋以吳蜀唇齒相依憑阻山水有難拔之執故也往年龍舟飄蕩隔在南岸聖躬蹈危臣下破膽此時宗廟幾至傾覆爲百世之戒今又勞兵襲遠日費千金中國虛耗令黠虜玩威臣竊以爲不可帝益忿之左遷勛爲治書執法帝從壽春還屯陳留郡界太守孫邕見出過勛時營壘未成但立標埒邕邪行不從正道軍營令史劉曜欲推之勛以塹壘未成解止不舉大軍還洛陽曜有罪勛奏紕遣而曜密表勛私解邕事詔曰勛指鹿作馬收付廷尉廷尉法議正刑五歲三官駁依律罰金二斤帝大怒曰勛無活分而汝等敢縱之收三官已下付刺姦當令十鼠同穴太尉鍾繇司徒華歆鎮軍大將軍陳群侍中辛毗尚書衛臻守廷尉高柔等並

表勛父信有功於太祖求請勛罪帝不許遂誅勛勛內行旣修廉而能施死之日家無餘財後二句文帝亦崩莫不爲勛歎恨

司馬芝字子華河內溫人也少爲書生避亂荊州於魯陽山遇賊同行者皆棄老弱走芝獨坐守老母賊至以刃臨芝芝叩頭曰母老唯在諸君賊曰此孝子也殺之不義遂得免害以鹿車推載母居南方十餘年躬耕守節太祖平荊州以芝爲管長時天下草創多不奉法郡主簿劉節舊族豪俠賓客千餘家出爲賊盜入亂吏治頃之芝差節客王同等爲兵掾史據白節家前後未嘗給繇若至時藏匿必爲留負芝不聽與節書曰君爲大宗加股肱郡而賓客每不與役旣衆庶怨望咸流聲上聞今條同等爲兵幸時發遣兵已集郡而節藏同等因今督郵以軍興詭責縣縣掾史窮困乞代同行芝乃馳檄濟南具陳節罪太守郝光素敬信芝卽以節代

同行青州號芝以郡主簿為兵遷廣平令征虜將軍劉勳貴寵驕
豪又芝故郡將賓客子弟在界數犯法勳與芝書不著姓名而多
所託屬芝不報其書一皆如法後勳以不軌誅交關者皆獲罪而

芝以見稱

魏略曰勳字子臺琅邪人中華末為沛國建平長與太祖有舊後為廬江太守為
孫策所破自歸太祖封列侯遂從在散伍議中勳兄為豫州刺史病亡兄子威又

代從政勳自恃與太祖有宿日驕慢數犯
法又誹謗為奉申成川白收治并免威官

遷大理正有盜官練置都厠上者吏

疑女工收以付獄芝曰夫刑罪之失失在苛暴今賊物先得而後
訊其辭若不勝掠或至誣服誣服之情不可以折獄且簡而易從
大人之化也不失有罪庸世之治耳今宥所疑以隆易從之義不
亦可乎太祖從其議歷甘陵沛陽平太守所在有績黃初中人為
河南尹抑疆扶弱私請不行曾內官欲以事託芝不敢發言因芝
妻伯父董昭昭猶憚芝不為通芝為教與群下曰蓋君能設教不
能使吏必不犯也吏能犯教而不能使君必不聞也夫設教而犯

君之劣也犯教而聞吏之禍也君劣於上吏禍於下此政事所以
不理也可不各勉之哉於是下吏莫不自勵門下循行嘗疑門幹
盜簪幹辭不符曹執為獄芝教曰凡物有相似而難分者自非離
婁鮮能不惑就其實然循行何忍重惜一簪輕傷同類乎其寢勿
問明帝即位賜爵關內侯頃之特進曹洪乳母當與臨汾公主侍
者共事無澗神臣松之案無澗山名在洛陽東北繫獄下太后遣黃門詣府傳令芝不
通輒敕洛陽獄考竟而上疏曰諸應死罪者皆當先表須報前制
書禁絕淫祀以正風俗今當等所犯妖刑辭語始定黃門吳達詣
臣傳太皇太后令臣不敢通懼有救護速聞聖聽若不得已以垂
宿留由事不早竟是臣之罪是以冒犯常科輒敕縣考竟擅行刑
戮伏須誅罰帝手報曰省表明卿至心欲言書以權行事是也
此乃卿奉詔之意何謝之有後黃門復往慎勿通也芝居官十一

年數議科條所不便者其在公卿間直道而行會諸王來朝與京都人交通坐免後爲大司農先定諸典農各部吏民末作治生以要利入芝奏曰王者之治崇本抑末務農重穀王制無三年之儲國非其國也管子區言以積穀爲急方今二虜未滅師旅不息國家之要唯在穀帛武皇帝特開屯田之官專以農桑爲業建安中天下倉廩充實百姓殷足自黃初以來聽諸典農治生各爲部下之計誠非國家大體所宜也夫王者以海內爲家故傳曰百姓不足君誰與足富足之由在於不失天時而盡地力今商旅所求雖有加倍之顯利然於一統之計已有不貲之損不如墾田益一畝之收也夫農民之事田自正月耕種芸鋤條桑耕爨種麥穫刈築場十月乃畢治廩繫橋運輸租賦除道理梁堦塗室屋以是終歲無日不爲農事也今諸典農各言留者爲行者宗田計課其力執不得不爾不有所廢則當素有餘力臣愚以爲不宜復以商事雜亂專以農桑爲務於國計爲便明帝從之每上官有所召問常先見掾史爲斷其意故教其所以答塞之狀皆如所度芝性亮直不矜廉偶與賓客談論有不可意便面折其短退無異言卒於官家無餘財自魏迄今爲河南尹者莫及芝芝亡子岐嗣自河南丞轉廷尉正遷陳留相梁都有繫囚多所連及數歲不決詔書徒獄於岐屬縣縣請豫治牢具岐曰今囚有數十旣巧詐難符且已倦楚毒其情易見豈當復久處囹圄邪及囚至詰之皆莫敢匿詐一朝決竟遂超爲廷尉是時大將軍爽專權尚書何晏鄧颺等爲之輔翼南陽主泰嘗以言迂旨考繫廷尉颺訊獄將致泰重刑岐數颺曰夫樞機大臣王室之佐旣不能輔化成德齊美古人而乃肆其私忿枉論無辜使百姓危心非此焉在颺於是慚怒而退岐終恐

久獲罪以疾去官居家未朞而卒年三十五子肇嗣

肇晉太康中為冀州刺史尚書見百

官志

評曰徐奕何夔邢顒貴尚峻厲為世名人毛玠清公素履司馬芝忠亮不傾庶乎不吐剛茹柔崔琰高格最優鮑勛秉正無虧而皆不免其身惜哉大雅貴既明且哲虞書尚直而能温自非兼才疇克備諸

魏書十二

甄川世鳳蜀氏書同南書

三國志十二

魏書十三

三國志十三

鍾繇華歆王朗傳第十三

鍾繇字元常潁川長社人也

先賢行狀曰鍾皓字季明温良篤慎博學詩律教授門生千有餘人為郡功曹時太丘長陳寔為西門亭長皓

深獨敬異寔少皓十七歲常禮待於同分義會辟公府臨辭太守問誰可代君皓曰明府欲必得其人西門亭長可用寔曰鍾君似不察人為意不知何獨識我皓為司徒掾公出道路泥濘導從惡其相灑去公車絕遠公推賦言司徒今日為獨行耳還府向閣鈴下不扶令揖掾屬公奮手不顯時舉府掾屬皆投効出皓為西曹掾即開府門分布曉語已出者曰臣下不能得自直於君若司隸舉繩墨以公夫宰相之禮又不勝任諸君終身何所任邪掾屬以故皆止都官果移西曹掾問空府去意皓召都官吏以見掾屬名示之乃止前後九辟三府遷南鄉林慮長不之官時郡中先輩為海內所歸者蒼梧太守定陵陳稚叔故黎陽令穎陰荀淑及皓少府李膺常宗此三人曰荀君清識難尚陳鍾至德可師膺之姑為皓兄之妻生子觀與膺年齊並有令名觀又好學慕膺有退讓之為童幼時膺祖太尉修言觀似我家性國有道不廢國無道免於刑戮者也復以膺妹妻之觀避州宰未嘗屈就膺謂觀曰孟軻以為人無好惡是非之心非人也弟於人何太無足白邪觀嘗以膺之言白皓皓曰元禮祖公在位諸父並盛韓公之甥故得然耳國武子好昭人過以為怨本今豈其時保身全家汝道是也觀早亡膺雖荷功名位至卿佐而卒隕身世禍皓年六十九終於家皓二子迪敷並嘗與族父瑜俱至洛陽道遇相者曰此童有貴相然當厄於水努力慎之行未十里度橋馬驚墮水幾死瑜以相者言中益貴繇而供給資費使得專學舉孝廉

謝承漢書曰南陽陰修為潁川太守以旌賢擢俊為

務舉五官掾張仲方正察功曹鍾繇主簿荀彧主記掾除尚書郎陽陵令以疾去辟

張禮賊曹掾杜祐孝廉荀攸計吏郭圖為吏以光國朝

三府為廷尉正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在西京李傕郭汜等亂長安

中與關東斷絕太祖領兗州牧始遣使上書世語曰太祖遣使從催汜等

以為關東欲自立天子今曹操雖有使命非其至實議留太祖使

拒絕其意繇說催汜等曰方今英雄並起各矯命專制唯曹兗州

乃心王室而逆其忠款非所以副將來之望也催汜等用繇言厚

加答報由是太祖使命遂得通太祖既數聽荀彧之稱繇又聞其

說催汜益虛心後催脅天子繇與尚書郎韓斌同策謀天子得出

長安繇有力焉拜御史中丞遷侍中尚書僕射并錄前功封東武

亭侯時關中諸將馬騰韓遂等各擁彊兵相與爭太祖方有事山

東以關右為憂乃表繇以侍中守司隸校尉持節督關中諸軍委

之以後事特使不拘科制繇至長安移書騰遂等為陳禍福騰遂

各遣子入侍太祖在官渡與表紹相持繇送馬一千餘匹給軍太

祖與繇書曰得所送馬甚應其急關右平定朝廷無西顧之憂足

下之勲也昔蕭何鎮守關中足食成軍亦適當爾其後匈奴單于

作亂平陽繇帥諸軍圍之未拔而表尚所置河東太守郭援到河

東眾甚盛諸將議欲釋之去繇曰表氏方彊援之來關中陰與之

通所以未悉叛者顧吾威名故耳若棄而去示之以弱所在之民

誰非寇讐縱吾欲歸其得至乎此為未戰先自敗也且援剛愎好

勝必易吾軍若渡汾為營及其未濟擊之可大克也張既說馬騰

會擊援騰遣子超將精兵逆之援至果輕渡汾眾止之不從濟水

未半擊大破之司馬彪戰略曰表尚遣高幹郭援將兵數萬人與匈奴單于寇河東遣使

者二曹公奉天子誅暴亂法明國治上下用命有義必賞無義必罰可謂順道矣表氏背王命驅

胡虜以陵中國寬而多忌仁而無斷兵雖彊實失天下心可謂逆德矣今將軍既事有道不盡其

力陰懷兩端欲以坐觀成敗吾恐成敗既定奉辭責罪將軍先為誅首矣於是騰懼幹曰智者轉

禍為福今曹公與袁氏相持而高幹郭援獨制河東曹公雖有萬全之計不能禁河東之不危也

將軍誠能引兵討援內外擊之其孰必舉是將軍一舉斷表氏之臂解一方之急曹公必重德將軍將軍功名竹帛不能盡載也唯將軍審所擇騰曰敬從教於是遣子超將精兵萬餘人并將遂援等大破之

斬援降單于語在既傳其後河東衛固作亂與張晟張

琰及高幹等並為寇繇又率諸將討破之魏略曰詔徵河東太守王邑邑以天下未定心不願徵而吏民亦戀

邑郡掾衛固及中郎將范先等各詣繇求乞邑而詔已拜杜畿為太守畿邑人界繇不聽先等促邑交符邑佩印綬徑從河北詣許自歸繇時治在洛陽自以威禁失督司之法乃上書曰臣

前上言故鎮北將軍領河東太守安陽亭侯王邑巧辟治官犯突科條事當推劾檢實姦詐被詔書當如所糾以其歸罪故加寬赦又臣上言吏民大小各懷顧望謂邑當還拒太守杜畿今皆反悔共迎之官謹按文書臣以空虛被蒙拔擢入充近侍兼典機衡重任總統偏方既無德

政以惠民物又無威刑以檢不恪至使邑違犯詔書郡掾衛固誑迫吏民訟訴之言交驛道路漸失其禮不虞王命今雖反悔醜聲流聞咎皆由繇威刑不攝臣又疾病前後歷年氣力日微尸素重祿曠廢職任罪明法正謹按侍中守司隸按尉東武亭侯鍾繇幸得蒙恩以斗筭之才仍見拔擢顯從近密銜命督使明知詔書深疾長吏敢教寬弱撓下無刑久病淹滯眾職荒頓法令失張

邑雖違科當必繩正法既舉文書操彈失理至乃使邑遠詣闕庭隳恭使命挫傷爪牙而固誑迫吏民拒畿連月今雖反悔犯順失正海內兇赫罪一由繇威刑闇弱又繇久病不任所職非繇大

臣當所宜為繇輕慢憲度不畏詔令不與國同心為臣不忠無所畏忌大為不敬又不承用詔書奉詔不謹又聰明蔽塞為下所欺弱不勝任數罪謹以劾臣請法車徵詣廷尉治繇罪大鴻臚制爵土臣入嬰篤疾涉夏盛劇命縣呼吸不任部官輒以文書付功曹從事馬適議免冠徒洗伏須罪誅詔不聽

自天子西遷洛陽人民單盡繇徒關中民又招納亡叛以充之數年間民戶稍實太祖征關中得以為資表繇為前軍師魏國

初建為大理遷相國文帝在東宮賜繇五熟釜為之銘曰於赫有

魏作漢藩輔厥相惟鍾寔幹心膺靖恭夙夜匪遑安處百寮師師

楷茲度矩魏略曰繇為相國以五熟釜鼎範因太子鑄之釜成太子與繇書曰昔有黃三鼎

聖賢昭德祈福莫斯之美故非大人莫之能造故非斯器莫宜盛德今之嘉釜有逾茲美夫周之尸臣宋之考父衛之孔惺晉之魏顆彼四臣者並以功德勒銘鐘鼎今執事寅亮六魏以隆聖化

堂堂之德於斯為盛誠太常之所宜銘彝器之所宜勒故作斯銘勒之釜口庶可贊揚洪美垂之不朽臣松之按漢書郊祀志孝宣時美陽得鼎京兆尹張敞上議曰以鼎有刻書曰王命尸臣

官此桐邑制事也賜賜賜於輔微調也尸臣拜首稽首曰敢對揚天子不顯休命此殆周之所以褒賜大臣子孫大臣子孫刻銘其先功藏之于宮廟也考父銘見左氏傳孔惺銘在禮記

事顯故不載國語曰昔克潞之役秦來圖敗晉功魏賴以其身追秦師于輔氏親止回其勒銘一京鍾至于今不遺類其子孫不可不興也太子所稱四銘者也魏略曰後太祖征漢中太

子在孟津聞繇有玉玦欲得之而難公言密使臨苗侯轉因人說之繇即送之太子與繇書曰夫玉以比德君子見美詩人晉之垂棘魯之璆璠宋之結珠楚之和璞價越萬金貴重都城有稱焉昔流聲將來是以垂棘出晉虞就雙禽和璧入秦相如抗節竊見玉書稱美玉白若截肪黑譬純

漆亦擬雞冠黃作蒸栗則開斯語未覩厥狀雖德非君子義無詩人高山景行私所慕仰然四寶邈焉以遠秦漢未聞有良匹是以求之曠年未遇厥真私願不果飢渴未副近見南陽宗惠叔稱君侯昔有美玦聞之驚喜美與并俱當自白書恐傳言未審是以令舍弟子建因荀仲茂轉言鄙言乃不忽遺厚見周稱鄴騎既到寶決初至捧鏡發匣矚然滿目復以矚鄙之姿得觀希世之寶不煩一介之使不損連城之價既肯奉昭章臺之觀而無蘭生詭奪之誑嘉矚益映不致承錄報書曰昔奉近任并得賜玦尚方者老頗識舊物各其符采必得處所以為執事有珍此者是以前之用未奉責幸而紆意實以悅澤在昔和氏股勤忠篤而繇持命是懷愧恥數年

坐西曹掾魏諷謀反策罷就第

魏略曰孫權稱臣斬送關羽太子書報孫策答書曰臣同郡故司空荀爽言人當道情愛我者一何

可愛憎我者一何可憎顧念孫權丁更斌媚太子又書曰得報知喜南一至於荀公之清談孫權之斌媚執書嗾噤不能離手若權復黜當折以汝南許都月旦之評權優游二國俯仰荀許亦已

足文帝即王位復為大理及踐阼改為廷尉進封崇高鄉侯遷太

尉轉封平陽鄉侯時司徒華歆司空王朗並先世名臣文帝罷朝

謂左右曰此三公者乃一代之偉人也後世殆難繼矣

陸氏異林曰孫嘗數月不朝會

意性異常或問其故云嘗有好婦來美麗非凡問者曰必是鬼物可殺之婦人後往不即前止戶

外緣問何以曰公有相教意錄曰無此乃勤勤呼之乃入孫意恨有不忍之心然猶所之傷髀婦

人即出以新絲拭血竟路明日使人尋跡之至一大冢木中有好婦人形體如生人明帝即

位進封定陵侯增邑五百并前千八百戶遷太傅錄有膝疾拜起

不便時華歆亦以高年疾病朝見皆使載輿車虎賁昇上殿就坐

是後三公有疾遂以為故事初太祖下令使平議死刑可宮割者

繇以為古之肉刑更歷聖人宜復施行以代死刑議者以為非悅

民之道遂寢及文帝臨饗群臣詔謂太祖欲復肉刑此誠聖王之

法公卿當善共議議未定會有軍事復寢太和中繇上疏曰大魏

受命繼蹤虞夏孝文革法不合古道先帝聖德固天所縱墳典之

業一以貫之是以繼世仍發明詔思復古刑為一代法連有軍事

遂未施行陛下遠追二祖遺意惜斬趾可以禁惡恨入死之無辜

乃明習律令與羣臣共議出本當右趾而入大辟者復行此刑書

云皇帝親問下民鰥寡有辭于前此言堯當除蚩尤有苗之刑先

審問於下民之有辭者也若今蔽獄之時訊問三槐九棘群吏萬

民使如孝景之令其當棄市欲斬右趾者許之其黥劓左趾宮刑

者自如孝文易以髡笞能有姦者率年二十至四五十雖斬其足

猶任生育今天下人少於孝文之世下計所全歲三千人張蒼除

肉刑所殺歲以萬計臣欲復肉刑歲生三千人子貢問能濟民可

謂仁乎子曰何事於仁必也聖乎堯舜其猶病諸又曰仁遠乎哉

我欲仁斯仁至矣若誠行之斯民永濟書奏詔曰太傅學優才高
留心政事又於刑理深遠此大事公卿羣僚善其平議司徒王朗
議以為繇欲輕減大辟之條以增益刑刑之數此即起偃為豎化
疑為人矣然臣之愚猶有未合微異之意夫五刑之屬著在科律
科律自有減死一等之法不死即為減施行已久不待遠假斧鑿
於彼肉刑然後有罪次也前世仁者不忍肉刑之慘酷是以廢而
不用不用已來歷年數百今復行之恐所減之文未彰於萬民之
目而肉刑之問已宣於寇讐之耳非所以來遠人也今可按繇所
欲輕之死罪使減死之疑刑嫌其輕者可倍其居作之歲數內有
以生易死不訾之恩外無以刑易鈇駭耳之聲議者百餘人與朗
同者多帝以吳蜀未平且寢表宏曰夫民心樂全而不能常全蓋利用之物縣於
外而嗜慾之情動於內也於是希求無厭無以慳真慾中茲為忿
求放肆之事進取不已不能充其嗜慾則苟且微倖之所生也希求無厭無以慳真慾中茲為忿
怒之所生也先王知其如此而欲救其弊或先德化以陶其心其心不化然後加以刑繇書曰百

姓不親五品不遜汝作司徒而敬敷五教蠻夷猾夏寇賊竄汝作士五刑有服然則德刑之設
參而用之者也三代相因其義詳焉周禮使墨者守門劓者守關宮者守內刑者守圜此肉刑之
制可得而論者也荀卿亦云殺人者死傷人者刑百王之所同未有知其所由來者也夫殺人者
死而相殺者不巳是大辟可以懲未殺不能使天下無殺也傷人者刑而害物者不息是黥劓可
以懼未刑不能使天下無刑也故將欲止之莫若先以德化夫罪過彰者然後入於刑律是將殺
人者不必死欲傷人者不必刑縱而弗化則陷於刑辟故刑之所制在於不可移之地禮教則不
然明其善惡所以潛勸其情消之於未殺也示之恥辱所以內愧其心治之於未傷也故過微而
不至於著罪薄而不及於刑終入罪辟者非教化之所得也故雖殘一物之生刑一人之體是除
天下之害夫何傷哉率斯道也風化可以漸淳刑罰可以漸少其理然也苟不能化其心而專任
刑罰民失義方動罹刑網求世休和焉可得哉周之成康豈按三千之文而改刑錯之美乎蓋德
化漸漬致斯有由也漢初懲酷刑之弊務寬厚之論公卿大夫相與恥言人過文帝登朝加以文
默張武受賂賜金以愧其心吳王不朝崇禮以訓其失是以吏民樂業風流薦厚斷獄四百幾致
刑錯豈非德刑兼用已然之效哉世之欲言刑罰之用不先德教之益失之遠矣今大辟之罪與
古同制免死已下不過五歲既釋錮鎖復得齒于人倫是以民無恥惡數為盜盜故刑徒多而亂
不治也苟教之所去罰當其罪一維刀鋸沒身不齒隣里且猶恥之而況于鄉黨乎而況朝廷乎
如此則風沙趨高之儔無施其惡矣古者察其言觀其行而善惡彰焉然則君子之去刑辟固已
遠矣過誤不幸則入議之所存也若夫下和史遷之冤淫刑之所及也苟失其道或不免於大辟
而況肉刑哉漢書斬右趾及殺人先自告吏坐受昧守官物而即盜之皆棄市此班固所謂當
生而令死者也今不忍刻截之慘而安勸絕之悲此最治體之所先有國所宜改者也太和四年繇薨帝素服臨弔論曰成

侯魏書曰有司議論以為繇昔為廷尉辦理刑獄決嫌疑明疑民無怨者由于張之在漢也詔
曰太傅功高德茂位為師保論行賜諡當先依此兼敘廷尉于張之德耳乃策論曰成侯子
毓嗣初文帝分毓戶邑封繇帝演及子劭孫豫列侯

毓字稚叔年十四爲散騎侍郎機捷談笑有父風太和初蜀相諸葛亮圍祁山明帝欲西征毓上疏曰夫策貴廟勝功尚帷幄不下殿堂之上而決勝千里之外車駕空鎮守中土以爲四方威執之援今大軍西征雖有百倍之威於關中之費所損非一旦盛音行師詩人所重實非至尊動軔之時也遷黃門侍郎時大興洛陽宮室車駕便幸許昌天下當朝正許昌許昌偪狹於城南以氈爲殿備設魚龍蔓延民罷勞役毓諫以爲水旱不時帑藏空虛凡此之類可須豐年又上宐復關內開荒地使民肆力於農事遂施行正始中爲散騎侍郎大將軍曹爽盛夏興軍伐蜀蜀拒守軍不得進爽方欲增兵毓與書曰竊以爲廟勝之策不臨矢石王者之兵有征無戰誠以干戚可以服有苗退舍足以納原寇不必縱吳漢於江關騁韓信於井陘也見可而進知難而退蓋自古之政惟公侯

詳之爽無功而還後以失爽意徙侍中出爲魏郡太守爽既誅入爲御史中丞侍中廷尉聽君父已沒臣子得爲理謗及士爲侯其妻不復配嫁毓所創也正元中母丘儉文欽反毓持節至揚豫州班行赦令告喻士民還爲尚書諸葛誕反大將軍司馬文王議自詣壽春討誕會吳大將孫壹率衆降或以爲吳新有釁必不能復出軍東兵已多可須後問毓以爲夫論事料敵當以已度人今誕舉淮南之地以與吳國孫壹所率口不至千兵不過三百吳之所失蓋爲無幾若壽春之圍未解而吳國之內轉安未可必其不出也大將軍曰善遂將毓行臣松之以爲諸葛誕舉淮南以與吳孫壹率三百人以歸魏謂吳有釁本非有理之言毓之此議蓋何足無耳淮南旣平爲青州刺史加後將軍遷都督徐州諸軍事假節又轉都督荊州景元四年薨追贈車騎將軍諡曰惠侯子駿嗣毓弟會自有傳

華歆字子魚平原高唐人也高唐為齊名都衣冠無不游行市里

歆為吏休沐出府則歸家闔門議論持平終不毀傷人魏略曰歆與北海郡原管寧同

游學三人相善時人號三人為一龍歆為龍頭原為龍腹寧為龍尾臣松之以為邴根節之也

郡陶丘洪亦知名自以明見過歆時王芬與豪傑謀廢靈帝語在

武紀魏書稱芬有大名於天下芬陰呼歆洪共定計洪欲行歆止之曰夫廢立大事

伊霍之所難芬性疎而不武此必無成而禍將及族子其無往洪

從歆言而止後芬果敗洪乃服舉孝廉除郎中病去官靈帝崩何

進輔政徵河南鄭泰潁川荀攸及歆等歆到為尚書郎董卓遷天

子長安歆求出為下邳令病不行遂從藍田至南陽華嶠諧敘曰歆少

京之亂與同志鄭泰等六七八人間步出武關道遇一丈夫獨行願得俱皆哀欲許之歆獨不可

今已在危險之中禍福患害義猶一也無故受人不知其義既以受之若有進退可中棄手眾不忍卒與俱行此丈丈中道墮井皆欲棄之歆曰已與俱矣棄之不義相率其還出之而後別去眾乃大義之

進軍討卓術不能用歆欲棄去會天子使太傅馬日磾安集關東

日磾辟歆為掾東至徐州詔即拜歆豫章太守以為政清靜不煩

吏民感而愛之魏略曰揚州刺史劉繇死其眾願奉歆為主歆以為孫策略地江

東歆知策善用兵乃幅巾奉迎策以其長者待以上賓之禮胡冲吳

策擊豫章先遣虞翻說歆歆答曰久在江表常欲北歸孫會稽來吾便去也翻還報策策乃進軍

歆為中迎策策謂歆曰府君年德名望遠近所歸策年幼稚宜修子弟之禮便向歆拜華嶠諸

敘曰孫策略有揚州盛兵徇豫章一郡大恐官屬請出迎歆曰無然策精進復自發兵又不聽

及策至一府皆造閣請出避之乃笑曰今將自來何遠避之有頃門下白曰孫將軍至請見乃前

與歆共坐談議良久夜乃別去義士聞之皆長歎息而心自服也策遂親執子弟之禮禮為上賓

是時四方賢才大夫避地江南者甚眾皆出其下人人望風每策大會坐上莫敢先發言歆時起

更衣則論議譎諛歆能劇飲至石餘不亂眾人微察常以其整衣冠為異江南號之曰華獨坐

虞溥江表傳曰孫策在椒丘遣虞翻說歆翻既去歆請功曹劉壹入議壹勸歆住城遣檄迎軍歆

曰吾雖劉刺史所置上用猶是割符吏也今從卿計恐死有餘責矣壹曰王景興既漢朝所用且

爾時會稽人眾盛熾猶見原恕明府何慮於是夜迎作檄明且出城遣吏齎迎策便進軍與歆相

見待以上賓接以朋友之禮孫盛曰夫大雅之處世也必先審隱顯之期以定出處之分否則

括囊以保其身泰則行義以達其道歆既無夷皓穎逸之風又失王臣匪躬之操故挽心於邪儒

之說交臂於陵肆之徒位尊於一豎節墮於當時許蔡失位

天子徵歆孫權欲不遣歆謂權曰將軍奉王命始交好曹公分義

未固使僕得為將軍效心豈不有益乎今空留僕是為養無用之

物非將軍之良計也權悅乃遣歆賓客舊人送之者千餘人贈遺數百金歆皆無所拒密各題識至臨去悉聚諸物謂諸賓客曰本無拒諸君之心而所受遂多念單車遠行將以懷璧為罪願賓客為之計眾乃各留所贈而服其德歆至拜議郎參司空軍事入為尚書轉侍中代荀彧為尚書令太祖征孫權表歆為軍師魏國既建為御史大夫文帝即王位拜相國封安樂鄉侯及踐阼改為司徒

魏書曰文帝受禪歆登壇相儀奉皇帝璽綬以成受命之禮華嶠語敘曰文帝受禪朝臣二公已下並受爵位歆以形色忤時徒為司徒而不進爵魏文帝久不釋以問尚書令陳羣曰我應天受禪百辟群后莫不人人悅喜形於聲色而相國及公獨有不怡者何也羣起離席

長跪曰臣與相國曾臣漢朝心雖悅喜義形其色亦懼陛下實應且憎帝大悅遂重異之歆素清貧祿賜以振施親戚故人家無擔石之儲公卿嘗並賜沒入生

口唯歆出而嫁之帝歎息

孫盛曰盛聞慶賞威刑必宗於上權宜宥怨出自人君子路私饋仲尼毀其食器周氏盜施春秋著以為譏斯褒貶

之成言已然之顯義也孛戮之家國刑所肅受賜之室乾施所加若在哀矜理無偏有欲居股肱之任同元百之重則當公言皇朝以彰天澤而默受嘉賜獨為君子既犯作福之嫌又違必去之

魏書曰歆性周密舉動詳慎常以為人臣陳事務以諷諫合道

不殖產業陳羣常歎曰若華公可謂通而不泰清而不介者矣傅子曰敢問今之君子曰袁郎中積德行儉華太尉積德居順其智可及也其清不可及也事上以忠濟下以仁憂嬰行父何以

加下詔曰司徒國之雋老所與和陰陽理庶事也今太官重膳而

司徒蔬食甚無謂也特賜御衣及為其妻子男女皆作衣服魏書曰又賜奴

婢五三府議舉孝廉本以德行不復限以試經歆以為喪亂以來六

籍墮廢當務存立以崇王道夫制法者所以經盛衰今聽孝廉不

以經試恐學業遂從此而廢若有秀異可特徵用患於無其人何

患不得哉帝從其言黃初中詔公卿舉獨行君子歆舉管寧帝以

安車徵之明帝即位進封博平侯增邑五百戶并前千三百戶轉

拜太尉列異傳曰歆為諸生時嘗宿人門外主人婦夜產有頃兩吏詣門便辟易却相謂曰公

在此躊躇良久一吏曰籍當定奈何得在乃前向歆拜相將入出並行共語曰當與幾

歲一人曰當三歲天明歆去後欲驗其事至三歲故任問兒消息果已死歆乃自知當為公臣松

之按晉陽秋說魏舒少時寄宿事亦如之以為理無二人俱有此事將由傳者不同今寧信列異

歆稱病乞退讓位於寧帝不許臨當大會乃遣散騎常侍繆襲奉詔喻指曰朕新莅庶事一日萬幾懼聽斷之不明賴有德之臣左

右朕躬而君屢以疾辭位夫量主擇君不居其朝委榮棄祿不究其位古人固有之矣顧以為周公伊尹則不然潔身徇節常人為之不望之於君君其力疾就會以惠予一人將立席机筵命百官總已以須君到朕然後御坐又詔襲須歆必起乃還歆不得已乃起太和中遣曹真從子午道伐蜀車駕東幸許昌歆上疏曰兵亂以來過踰二紀大魏承天受命陛下以聖德當成康之隆宜弘一代之治紹三王之迹雖有二賊負險延命苟聖化日躋遠人懷德將襁負而至夫兵不得已而用之故戢而時動臣誠願陛下先留心於治道以征伐為後事且千里運糧非用兵之利越險深入無獨克之功如聞今年徵役頗失農桑之業為國者以民為基民以衣食為本使中國無饑寒之患百姓無離土之心則天下幸甚二賊之釁可坐而待也臣備為宰相老病日篤犬馬之命將盡恐不

復奉望鑾蓋不敢不竭臣子之懷唯陛下裁察帝報曰君深慮國計朕甚嘉之賊憑恃山川二祖勞於前世猶不克平朕豈敢自多謂必滅之哉諸將以為不一探取無由自弊是以觀兵以闕其釁若天時未至周武還師乃前事之鑒朕敬不忘所戒時秋大雨詔真引軍還太和五年歆薨諡曰敬侯魏書云歆時年七十五子表嗣初文帝分歆戶邑封歆弟緝列侯表咸熙中為尚書華嶠譜敘曰歆有三子表字偉容年二
書事年少並兼顯錄氣要君名與尚書事至或有不便故遺漏不視及傳書者去即入深文論駁雖表不然事來有不便輒與尚書共論盡其意主者固執不得已然後具奏議司空陳泰等以此稱之仕晉歷太子少傅太常稱疾致仕拜光祿大夫性清淡常慮天下退理司徒李胤司隸王密等常稱曰若此人者不可得而貴不可得而賤不可得而疎中子博歷三縣內史治有名跡少子周黃門侍郎常山太守博學有文思中年遇疾終于家表有三子長子廩字長駿晉諸公贊曰廩有文翰歷位尚書令太子少傅追贈光祿大夫開府嶠字叔駿有才學後漢書世稱為良史為祕書監尚書澹字玄駿最知名為河南尹廩三子昆字敬倫清粹有檢為尚書曹字敬叔世語稱曹貴正恒字敬則以通理稱是尚書曹河南尹恒左光祿大夫開府澹子軼字彥夏有當世才志為江州刺史

王朗字景興東海郡人也以通經拜郎中除菑丘長師太尉楊賜

賜薨棄官行服舉孝廉辟公府不應徐州刺史陶謙察朗茂才時
 漢帝在長安關東兵起朗為謙治中與別駕趙昱等說謙曰春秋
 之義求諸侯莫如勤王今天子越在西京宜遣使奉承王命謙乃
 遣昱奉章至長安天子嘉其意拜謙安東將軍以昱為廣陵太守
 朗會稽太守朗家傳曰會稽舊祀秦始皇刻木為像與夏禹同廟朗到官 孫策渡江

略地朗功曹虞翻以為力不能拒不如避之朗自以身為漢吏宜
 保城邑遂舉兵與策戰敗績浮海至東治策又追擊大破之朗乃

詣策策以儒雅詰讓而不害獻帝春秋曰孫策率軍如闔越討朗既泛舟浮海欲

賊故會稽太守王朗朗受國恩當官人何不惟報德而阻兵安忍大軍征討幸免梟夷不自掃屏
 復聚黨眾屯住郡境遠勞王誅之不悟順捕得云降庶以欺詐用全吾領得爾與不具以狀對朗
 稱會稽對使者曰朗以頃才誤竊朝私受爵不讓以避罪網前見征討畏死苟免因治人物寄命
 領史又迫大兵惶怖北引從者疾患死云略盡獨與老母共乘一櫛流矢始交便棄櫛就俘稽顙
 自首於征及之中朗惶惑不達自稱降虜緣前迷謬被詰慙懼問思淺篤怯畏威自驚又無良介
 不卑自歸於破亡之中然後委命下隸身輕罪重死有餘辜中腹就鞅蹴足入絆叱咤聽聲東西

命雖流移窮困朝不謀夕而收卹親舊分多割少行義甚著太祖

表徵之朗自曲阿展轉江海積年乃至朗被徵未至孔融與朗書曰世路隔塞

武罪已之迹自投東裔同縣之罰覽省未周涕隕潛然主上寬仁貴德宥過曹公輔政思賢並立
 策書屢下殷勤款至知權舟浮海息駕廣陵不意黃熊突出羽淵也談笑有期勉行自愛 漢晉
 春秋曰孫策之始得朗也譴讓之使張昭私問朗朗誓不屈策忿而不敗害也留置曲阿建安三
 年太祖表徵朗策遣之太祖問曰孫策何以得至此邪朗曰策勇冠一世有雋才大志張子布民
 之望也此而相之周公瑾江淮之傑曩臂而為其將 拜諫議大夫參司空軍事

謀而有成所規不細終為天下大賊非徒徇盜而已 魏國初建以軍祭酒領魏郡太守遷

少府奉常大理務在寬恕罪疑從輕鍾繇明察當法俱以治獄見

稱魏略曰太祖請同會朗朗曰不能為君君自會稽折米飯也朗仰而歎曰安適難值太祖問
 不何朗曰如朗昔者未可折而折明公今日可折而不折也太祖以孫權稱臣遣貢詔朗朗
 答曰孫權前賤自詭躬討虜以補前愆後疏稱臣以明無二牙獸屈膝言鳥告歡明珠南金遠珍
 必至情見乎辭效著乎功三江五湖為沼于魏西吳東越化為國民鄴郟既拔荆門自開席卷巴
 蜀形勢已成重休累慶雜沓相隨承旨 文帝即王位遷御史大夫封安陵亭侯

上疏勸育民省刑曰兵起已來三十餘年四海盪覆萬國殄瘁賴

先王芟除寇賊扶育孤弱遂令華夏復有綱紀鳩集兆民于茲魏

輿清道而後奉引遮列而後轉轂靜室而後息駕皆所以顯至尊
務戒慎垂法教也近日車駕出臨捕虎日昃而行及昏而反違警
蹕之常法非萬乘之至慎也帝報曰覽表雖魏絳稱虞箴以諷晉
悼相如陳猛獸以戒漢武未足以喻方今二寇未殄將帥遠征故
時入原野以習戎備至於夜還之戒已詔有司施行王朗集載朗為大
理時上主簿趙郡
張登昔為本縣主簿值黑山賊圍郡登與縣長王雋帥吏兵七十二人直往赴救與賊交戰吏兵
散走雋始見登手格一賊以全雋命又守長夏逸為督郵所枉登身考掠理逸之罪義濟
君宜加顯異太祖以所急者多未遑擢敘至黃初初朗又與太尉鍾繇連名表聞兼稱登在職
勤勞詔曰登忠義彰著在職功勤名位雖卑直亮互顯褒贍近任當得此更今以登為大官令二初
建安末孫權始遣使稱藩而與劉備交兵詔議當與師與吳并取
蜀不朗議曰天子之軍重於華岱誠宜坐曜天威不動若山假使
權親與蜀賊相持搏戰曠日智均力敵兵不速決當須軍興以成
其執者然後宜選持重之將承寇賊之要相時而後動擇地而後
行一舉可也今權之師未動則助吳之軍無為先征且雨水

方盛非行軍動眾之時帝納其計黃初中鵝鵠集靈芝池詔公卿
舉獨行君子朗薦光祿大夫楊彪且稱疾讓位於彪帝乃為彪置
更卒位次三公詔曰朕求賢於君而未得君乃翻然稱疾非徒不
得賢更開失賢之路增玉鉉之傾無乃居其室出其言不善見違
於君子乎君其勿有後辭朗乃起孫權欲遣子登入侍不至是時
車駕徙許昌大興屯田欲舉軍東征朗上疏曰昔南越守善嬰齊
入侍遂為冢嗣還君其國康居驕黠情不副辭都護奏議以為宜
遣侍子以黜無禮且吳淠之禍萌於子入隗囂之叛亦不顧子往
者聞權有遣子之言而未至今六軍戒嚴臣恐輿人未暢聖旨當
謂國家愠於登之逋留是以為之興師設師行而登乃至則為所
動者至大所致者至細猶未足以為慶設其傲狠殊無人志懼彼
輿論之未暢者並懷伊邑臣愚以為宜敕別征諸將各明奉禁令

以慎守所部外曜烈威內廣耕稼使泊然若山澹然若淵執不可

動計不可測是時帝以成軍遂行權子不至車駕臨江而還魏書曰車駕既

還詔三公曰三世為將道家所忌窮兵黷武古有成戒況連年水旱士民損耗而功作倍於前勞

役兼於昔進不滅賊退不和民夫屋漏在上知之在下然迷而知反失道不遠過而能改謂之不

過今將休息樓備高山沉權九淵割除穢棄授之畫外車明帝即位進封蘭陵侯增

駕當以今月中旬到譙淮漢眾軍亦各還反不臘西歸矣邑五百并前千二百戶使至鄴省文昭皇后陵見百姓或有不足

是時方營修宮室朗上疏曰陛下即位已來恩詔屢布百姓萬民

莫不欣欣臣頃奉使北行往反道路聞眾徭役其可得蠲除省減

者甚多願陛下重留日昃之聽以計制寇昔大禹將欲拯天下之

大患故乃先卑其宮室儉其衣食用能盡有九州弼成五服句踐

欲廣其禦兒之疆禦兒吳界邊戍之地名鹹夫差於姑蘇故亦約其身以及家儉

其家以施國用能囊括五湖席卷三江取威中國定霸華夏漢之

文景亦欲恢弘祖業增崇洪緒故能割意於自金之臺昭儉於弋

綈之服內減太官而不受貢獻外省徭賦而務農桑用能號稱升

平幾致刑錯孝武之所以能奮其軍執拓其外境誠因祖考畜積

素足故能遂成大功霍去病中才之將猶以匈奴未滅不治第宅

明卹遠者略近事外者簡內自漢之初及其中興皆於金革略寢

之後然後鳳闕狼閱德陽並起今當建始之前足用列朝會崇華

之後足用序內官華林天淵足用展游宴若且先成閭闔之象魏

使足用列遠人之朝貢者修城池使足用絕踰越成國險其餘一

切且須豐年一以勤耕農為務習戎備為事則國無怨曠戶口滋

息民充兵疆而寇戎不賓緝熙不足未之有也轉為司徒時屢失

皇子而後宮就館者少朗上疏曰昔周文十五而有武王遂享十

子之祚以廣諸姬之胤武王既老而生成王成王是以鮮於兄弟

此二王者各樹聖德無以相過比其子孫之祚則不相如蓋生育

有早晚所產有衆寡也陛下既德祚兼彼二聖春秋高於姬文育武之時矣而子發未舉於椒蘭之與房藩王未繫於掖庭之衆室以成王爲喻雖未爲晚取譬伯邑則不爲夙周禮六宮內官百二十人而諸經常說咸以十二爲限至於秦漢之末或以千百爲數矣然雖彌猥而就時於吉館者或甚鮮明百斯男之本誠在於一意不但在於務廣也老臣悽悽願國家同祚於軒轅之五五而未及周文之二五用爲伊邑且少小常苦被褥秦温秦温則不能便柔膚弱體是以難可防護而易用感慨若常令少小之緼袍不至於甚厚則必咸保金石之性而比壽於南山矣帝報曰夫忠至者辭篤愛重者言深君既勞思慮又手筆將順三復德音欣然無量朕繼嗣未立以爲君憂欽納至言思聞良規朗著易春秋孝經周官傳奏議論記咸傳於世

魏略曰朗本名嚴後改爲朗 魏書曰朗高才博雅而性嚴整慷慨多威儀恭儉節約自相姻中表禮賢無所受常幾

世俗自好施之名而不卽窮賤故用財以周急爲先

太和二年薨諡曰成侯子肅嗣初文帝分朗戶

邑封一子列侯朗乞封兄子詳

肅字子雍年十八從宋忠讀太玄而更爲之解

云又朗與許靖書云肅生於會稽 黃初

中爲散騎黃門侍郎太和三年拜散騎常侍四年大司馬曹真征蜀肅上疏曰前志有之千里饋糧士有饑色樵蘇後爨師不宿飽此謂平塗之行軍者也又況於深入阻險鑿路而前則其爲勞必相百也今又加之以霖雨山坂峻滑衆逼而不展糧縣而難繼實行軍者之大忌也聞曹真發已踰月而行裁半谷治道功夫戰士悉作是賊偏得以逸而待勞乃兵家之所憚也言之前代則武王伐紂出關而復還論之近事則武文征權臨江而不濟豈非所謂順天知時通於權變者哉兆民知聖上以水雨艱劇之故休而息之後日有釁乘而用之則所謂悅以犯難民忘其死者矣於是遂

龍又上疏空遵舊禮為大臣發哀薦果宗廟事皆施行又上疏陳
政本曰除無事之位損不急之祿止浮食之費并從容之官使官
必有職職任其事事必受祿祿代其耕乃往古之常式當今之所
宜也官寡而祿厚則公家之費鮮進仕之志勸進仕之志勸各展
才力莫相倚仗敷奏以言明試以功能之與否簡在帝心是以唐
虞之設官分職申命公卿各以其事然後惟龍為納言猶今尚書
也以出內帝命而已夏殷不可得而詳甘誓曰六事之人明六卿
亦典事者也周官則備矣五日視朝公卿大夫並進而司士辨其
位焉其記曰坐而論道謂之王公作而行之謂之士大夫及漢之
初依擬前代公卿皆親以事升朝故高祖躬追反走之周昌武帝
遙可奉奏之汲黯宣帝使公卿五日一朝成帝始置尚書五人自
是陵遲朝禮遂闕可復五日視朝之儀使公卿尚書各以事進廢

禮復興光宣聖緒誠所謂名美而實同者也青龍中山陽公薨

王也肅上疏曰昔唐禪虞虞禪夏皆終三年之喪然後踐天子之

尊是以帝號無虧君禮猶存今山陽公承順天命允答民望進禪

大魏退處賓位公之奉魏不敢不盡魏之待公優崇而不臣既

至其薨櫬斂之制輿徒之飾皆同之以王者是故遠近歸仁以為

盛美且漢總帝王之號號曰皇帝有四稱帝無別稱皇則皇是其

差輕者也故當高祖之時土無二王其父見在而使稱皇明非二

王之嫌也況今以贈終可使稱皇以其諡明帝不從使稱皇乃

追諡曰漢孝獻皇帝孫盛曰化合神者曰

然則皇之為稱妙於帝
古謂皇皇后帝次言三五先皇後帝誠如盛言然漢氏
無民比之於帝得不謂之輕乎魏因漢禮名號無改孝
制而為言耳謂之為謬
乃是謬非難肅也
後肅以常侍領秘書監兼崇文觀祭酒景初問宮

室盛美民失農業期信不敦刑殺倉卒肅上疏曰大魏承百王之

極生民無幾干戈未戢誠宜息民而惠之以安靜遐邇之時也夫
務畜積而息疲民在於省徭役而勤稼穡今宮室未就功業未訖
運漕調發轉相供奉是以下夫疲於力作農者離其南畝種穀者
寡食穀者衆舊穀既沒新穀莫繼斯則有國之大患而非備豫之
長策也今見作者三四萬人九龍可以安聖體其內足以列六宮
顯陽之殿又向將畢惟泰極已前功夫尚大方向盛寒疾疢或作
誠願陛下發德音下明詔深愍役夫之疲勞厚矜兆民之不贍取
常食廩之士非急要者之用選其丁壯澤以萬人使一暮而更之
咸知息代有日則莫不悅以卽事勞而不怨矣計一歲有三百六
十萬夫亦不爲少當一歲成者聽且三年分遣其餘使皆卽農無
窮之計也倉有溢粟民有餘力以此興功何功不立以此行化何
化不成夫信之於民國家大寶也仲尼曰自古皆有死民非信不

立夫區區之晉國微微之重耳欲用其民先示以信是故原雖將
降顧信而歸用能一戰而霸于今見稱前車駕當幸洛陽發民爲
營有司命以營成而罷旣成又利其功力不以時遣有司徒營其
目前之利不顧經國之體臣愚以爲自今之後儻復使民宜明其
令使必如期若有事以次寧復更發無或失也凡陛下臨事之所
行刑皆有罪之吏宜死之人也然衆庶不知謂爲倉卒故願陛下
下之於吏而暴其罪鈞其死也無使汗于宮掖而爲遠近所疑且
人命至重難生易殺氣絕而不續者也是以聖賢重之孟軻稱殺
一無辜以取天下仁者不爲也漢時有肥蹕驚乘輿馬者廷尉張
釋之奏使罰金文帝怪其輕而釋之曰肥其時上使誅之則已今
下廷尉廷尉天下之平也一傾之天下用法皆爲輕重民安所措
其手足臣以爲大失其義非忠臣所宜陳也廷尉者天子之吏也

關羽率荊州之眾降于禁於漢濱遂有北向爭天下之志後孫權襲取其將士家屬羽士眾一旦瓦解今淮南將士父母妻子皆在內州但急往禦衛使不得前必有關羽士崩之執矣景王從之遂破儉欽後遷中領軍加散騎常侍增邑三百并前二千二百戶甘露元年薨門生縵經者以百數追贈衛將軍諡曰景侯子惲嗣惲薨無子國絕景元四年封肅子恂為蘭陵侯咸熙中開建五等以肅著勳前朝改封恂為承子

世語曰恂字子良大有通識在朝忠正歷河南尹侍中知其貪財不受殺竟以贖貨而敗建立二學崇明五經皆恂所建卒時年四十餘贈車騎將軍肅女適司馬文王即文明皇后生晉武帝齊獻王攸 晉諸公贊曰恂兄弟八人其達者度字恭祖以功幹見稱位至尚書弟愷字君夫少有才力而無行檢與衛尉石崇友善俱以豪侈競於世終於後將軍度子康隆仕亦官達為後世所重

初肅善賈馬之學而不好鄭氏采會同異為尚書詩論語三禮左氏解及撰定父朗所作易傳皆列於學官其所論駁朝廷典制郊祀宗廟喪紀輕重凡百餘篇時樂安孫叔然

臣松之按叔然與晉武帝同名故稱其字授學鄭玄之門人稱東州

大儒徵為祕書監不就肅集聖證論以譏短玄叔然駁而釋之及作周易春秋例毛詩禮記春秋三傳國語爾雅諸注又著書十餘篇自魏初徵士燉煌周生烈

臣松之按此人姓周生名烈何晏論聖集解有烈義例餘所著述見晉武帝中明帝時

大司農弘農董遇等亦歷注經傳頗傳於世

魏略曰遇字季直性質訥而好依將軍段熲採枳負販而常挾持經書投閑習讀其兄笑之而遇不改及建安初王綱小設郡舉

孝廉稍遷黃門侍郎是時漢帝委政太祖遇且夕侍講為天子所愛信至二十二年許中百官矯制遇雖不與謀猶被錄詣鄭轉為充散常從太祖西征道由孟津過弘農王冢太祖疑欲謁問左右左右莫對遇乃越第進曰春秋之義國君即位未踰年而卒未成為君弘農王即昨既淺又為暴臣所制降在藩國不應謁太祖乃過黃初中出為郡守明帝時人為侍中大司農數年病亡初遇善治老子為老子作訓注又善左氏傳更為作朱墨別異人有從學遇不肯教而云必當先讀百篇言讀書百篇而義自見從學者云苦渴無日遇言當以三餘或問三餘之意遇言冬者歲之餘夜者日之餘陰雨者時之餘也由是諸生少從遇學無傳其朱墨者

世語曰遇子綬位至祕書監亦有才學齊王問功臣董艾即綬之子也魏略以遇及賈洪邯鄲淳薛夏隗禧蘇林樂

祥等七人為儒宗其序曰從初平之元至建安之末天下分崩人懷苟且綱紀既衰儒道尤甚至黃初元年之後新主乃復始始除太學之灰炭補舊石碑之缺壞備博士之負錄依漢甲乙以考

課申告州郡有欲學者皆遣詣太學太學始開有弟子數百人至太和青龍中中外多事人懷避就雖性非解學多求詣太學太學諸生有千數而諸博士率皆庸疎無以教弟子弟子本以避役

竟無能習學冬來春去歲歲如是又雖有精者而臺閣舉格太高加不念統其大義而問字指墨法點注之間百人同試度者未十是以志學之士遂復陵遲而未求浮虛者各競逐也正始中有

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

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

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

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

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

詔議園丘普延學士是時郎官及司徒領吏二萬餘人雖復分布見在京師者尚且萬人而應書

與議者略無幾人又是時朝堂公卿以下四百餘人其能操筆者未有十人多皆相從飽食而退嗟夫學業沈隕乃至於此是以私心常區區貴乎數公者各處荒亂之際而能守志彌敦者也賈洪字叔業京兆新豐人也好學有才而特精於春秋左傳建安初仕郡舉評掾應州辟時州中自參軍事以下百餘人唯洪與馮翊嚴苞交通材學最高洪歷守三縣令空輒開除廢舍親授諸生後馬超反超劫洪將詣華陰使作露布洪不獲已為作之司隸鍾繇在東識其文曰此賈洪作也及超破走太祖召洪署軍謀掾猶以其前為超作露布文故不即敘晚乃出為陰泉長延康中轉為白馬王相善能談戲王彪亦雅好文學常師宗之過於三卿數歲病亡亡時年五十餘時人為之恨仕不至二千石而嚴苞亦歷守二縣黃初中以高才入為祕書丞數奏文賦文帝異之出為西平太守卒官辟夏宇宣聲天水人也博學有才天水舊有姜闇任趙四姓常推於郡中而夏為單家不為降屈四姓欲共治之夏乃游逸東詣京師太祖宿聞其名甚禮遇之後四姓又使因遙引夏關移賴川收捕繫獄時太祖已在冀州聞夏為本郡所賞撫掌曰夏無罪也漢陽兒輩直欲殺之耳乃告賴川使理出之召署軍謀掾文帝又嘉其才黃初中為祕書丞帝每與夏推論書傳未嘗不終日也每呼之不名而謂之辭君夏居甚貧帝又顧其衣薄解所御袍賜之其後征東將軍曹休來朝時帝方與夏有所各論而外啓休到帝引入坐定帝顧夏言之於休曰此君祕書丞天水辭宣聲也宜共談其見遇如此尋欲用之會文帝崩至太和中嘗以公事移蘭臺閣臺閣一也何不相移之有蘭臺屈無以折自是之後遂以為常後數歲病亡救其子無還天水魏禧字子牙京兆人也世單家少好學初平中王輔嗣禧南客荆州不以流憂擔負經書每以採摭餘日則誦習之太祖定荆州召署軍謀掾黃初中為禧王郎中王宿聞其儒者常虛心從學禧亦敬恭以授王由是大得賜遺以病還拜郎中八年十餘以老處家就之學者甚多禧既明經又善星官常仰瞻天文歎息謂魚豢曰天下兵戈尚猶未息如之何豢又嘗從問左氏傳禧答曰欲知幽微莫若易人倫之紀莫若禮多識山川草木之名莫若詩左氏直相所書可不足精意也豢因從問詩禧說齊韓魯毛四家義不復執文有如諷誦又撰作諸經解讀十萬言未及繕寫而得學後歲歲病亡也其邯鄲淳事在王粲傳蘇林事在劉邵高堂隆傳樂祥事在杜畿傳魚豢曰

學之資於人也其猶藍之染於素乎故雖仲尼猶曰吾非生而知之者況凡品哉且世人所以不貴學者必見夫有誦詩三百而不能專對於四方故也余以為是則下科耳不當韻中庸以土材質適等而加以以文乎今此數賢者略余之所識也檢其事能誠不多也但以守學不輟乃上為帝王所嘉下為國家名儒非由學乎由是觀之學其胡可以已哉

評曰鍾繇開達理幹華歆清純德素王朗文博富贍誠皆一時之俊偉也魏氏初祚肇登三司盛矣夫王肅亮直多聞能析薪哉劉寔以為肅方於事上而好下佞已此一反也性嗜榮貴而不求苟合此二反也吝惜財物而治身不穢此三反也

